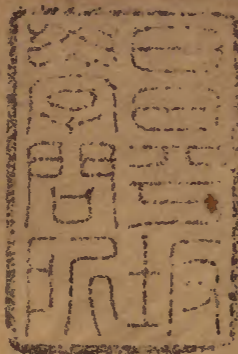


四書心得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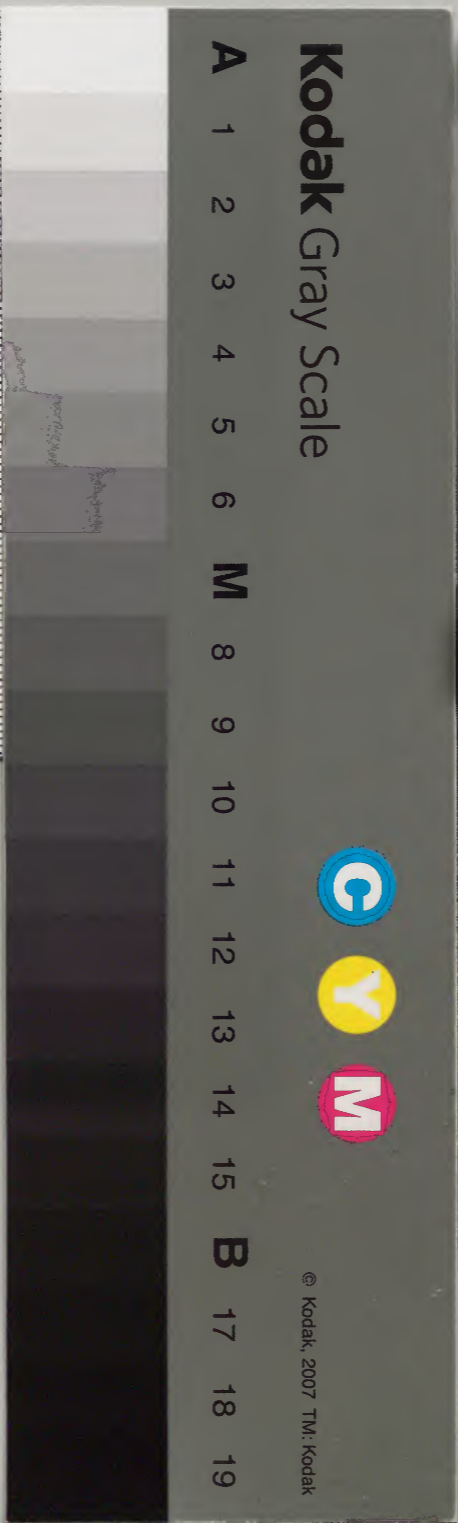
孟子七八



					漢書門
			八	五	
			六	六	
			九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八	五	漢
		六	六	書
		九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番號	漢 8569
冊數	8 (6)
函號	277 11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新鐫朱大復授現四書主意心得解卷之七

孟子見梁惠王

三節

淺草文庫

孟子執不見諸侯之義。首初即見梁惠王。或曰厚幣招之。是固然矣。然觀其微意。梁分晉地。拓地有千里之廣。孟子以為興王之資在此。可以行道。故深注意於梁王而見之也。孰知戰國之時。人皆習於功利。不聞先王之道。故見孟子來。即迎而謂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梁王說利。是功利之利。非直指財利也。惠王分明以策士待孟子。故一見便以利國為問。亦將有責望之意。孟子聞言已拂來見之本意。開口便以仁義過他。曰何必曰利。有斷然不

王曰何以利吾

一節

此節言以利為利之害。以明何必曰利之意。王曰何以利吾國。此利吾國二字。

孟子見梁惠王

緊接上亦將有以利吾國三字來。王者大夫士庶人之所觀化者也。王既表於上而曰何以利吾國。若不知大夫之有家。士庶人之有身矣。則大夫之有家猶王之有國也。王既求利於國而大夫有不求利於家乎。士庶人之有身猶王之有國也。王既以國為利。則士庶人有不以身為利乎。上以國為利。大夫士庶人以身家為利。是上下交征利也。然身家之所以為利者。固不能外國而他國也。則一身豈能勝萬人之欲。豈惟無利且國危矣。國危何如。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七字本天子之知受地視侯來解家字為安。或云千乘之家。即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者也。入則為公。出則為侯伯。其曰家者。對國言之耳。此一說更好。千乘之家諸侯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大夫蓋不軌之謀。多生於親近之臣也。以定制言。禹取千。取百。十分取一。非分君之有以為臣有也。不多是各安於分之所當得。便是義。苟為後義先利。不至於奪上之所有。不足以廢其心。此國之所以危也。後義先利。雖說臣下却要根本上

好利來。單以義言與相對。也不必屑補仁字。

未有仁而遺 一節

未有二句要說出心字來。事業從心做起。仁義總屬一理。父子之恩用仁多。君臣之敬用義多。故孟子言仁屬親。義屬君。非一道也。蓋仁義性之固有而發於心。則為愛親。為敬君。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遺仁者。慈愛惻怛良心真切皆從此始。豈遺親乎。後即敬事後食。先難後獲之後字。義則直方以大念。仁在君舉一事必以君為先。而在己利害得失都不計較。全自懇惻之心發出。自然然而豈後其君乎。此可見仁義為利最大。一說君親二字俱指梁王說。看只歸結梁王正講是閑說。為是一說仁義未嘗不利。此意勿用白文原無若說仁義未嘗不利。又歸重在言利了。非孟子本意。看來亦不必如此拘。

王亦曰仁義 曰利

合而言之。求利始於上而弑奪亦歸於上。仁義始於上而尊親亦歸於上。有若

影响然則欲其尊親之效而免弑奪之禍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哉此二句與前大旨不同前只含蓄說此則指利害言之語意斬截

孟子欲學孔子此章便見大意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是曾子傳大學得之孔子者也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夫子之言也篇中所言皆模倣說來取于取自非不患貧寡之訓乎後義先利非以義為利之訓乎孟子之言信有所本且文法開闔有法上言何必曰利文法參差不齊下意亦有仁義只二句振住末即以本文倒轉結之此蘇老泉極愛其文至名傳後世只熟讀孟子一本又批點之此文家之祖也

孟子見梁惠王七立於沼上 一節

孟子此見惠王在梁時見之惠王之時東敗於齊而長子已喪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屏於楚加以飢饉薦臻有憂勤之心者尚復暇顧鴻鴈麋鹿哉而乃顧而言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賢者指賢君言孟子若說不該樂此便非善道矣故

孟子言王勿謂賢者不樂此正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樂不樂全在自家心上說後字最有味見是個賢君憂勤足以致逸豫纔有此樂不賢者雖有此樂祇益之悲耳何樂之有賢不賢便含有樂不樂私所樂但勿露出能與不能亦含蓄而不露始得

詩云經始靈臺 一節

此節申賢者而後樂此詩詞只輕七叙過文王以民力五句是撮詩詞而申言之古之人三句方是釋詩歡樂意應上子來謂其臺三句應上不日成樂其有一句應麋鹿攸伏及於物魚躍文王得此於民良由與民偕樂耳古人即指文王言古人與民偕樂是心體明淨無有損傷渾然與物同體故能享其樂偕樂句重講故能樂只轉足上意却輕

湯誓曰時日曷 一節

此節申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意上二句書意在桀下二句泛就人君說民欲復

之借古一句釋書之詞上節重一借字此節重一獨字夏桀只緣私意間隔不能與物同體一膜之外便分胡越時日曷喪其愁慘之象乎此仁義與不仁義之分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孟子之言不誣矣此章文法微與上章同而無總結就各節結之上節多下節少古人之文大都

不拘如此沼之對囿之對雪宮之對意一也勇之對樂之對貨色之對意一也蓋戰國暴虐民猶倒懸孟子心切於救故切上以與民同之一怒而安為說省刑薄歛謹庠序申孝弟等語便是救之七術於救之急也見不忍之心于其王道之陳也見不忍人之政

寡人之於國也 二節

梁惠王當歲凶時以移民移粟為盡心察鄰國之政二句便有以此笑彼之意何也二字便是歸罪歲凶而平日虐政殺人與不發倉廩意毫不知所自至矣

孟子以戰喻者就當時所尚通之也東王能行小惠五十步之走也鄰國不恤其民百步之走也均一走耳安得以此笑彼哉無已其行王道乎蓋民間之所本無即轉徙賑貸而不因民間之所自有則樽節愛養而有餘天地間何處無五穀第今農時不違則在彼在此無處不有穀可勝食乎亦何處無魚鱉何處無山林第今數畝不入斧斤以時則在此在彼無處不有魚鱉可勝食材木可勝用手何必移此而與彼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養生喪死無所憾不必分析如何為養生如何為喪死此時山林之入以時教之樹數畝不入未暇教之畜農時特不違耳未暇盡制而令其勿奪且就目前安養其民使生計稍立以收拾人心然後徐為之畜故曰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 一節

承上言生計既立然後可施教養之全宅必五畝而樹以桑所以教之樹也是衣帛所自出也雞豚狗彘而無令失時所以教之畜也是肉食所自出也每夫

必授田百畝而勿奪其時所以教之耕也是八口之家之所由養也養其老者
以及其少者又教其少者以養其老者而教何如也謹庠序之教孟子下個謹
字蓋人心風化所開天下原頭皆出於此稍學術不正必致天下之大亂故謹
之須要一出於夫命人心之正而一切異端若楊墨之類皆須夾雜不可也孝
弟乃良心真切之地正孟子仁義大頭腦敷教須始於良心故申之申者申明
也即三令五申之申此處得力則仁義沛然出矣性善之本體呈矣學校之設
特為孝弟後世都把學術作取青紫之階失宗旨甚矣試起孟子於九原為問
何如天下之民皆知孝弟尚安有頌白負戴於道路此便是孝弟之化行矣老
者衣帛食肉而得少者以盡其孝弟黎民不飢不寒而相與明孝弟於庠序之
中如是而天下有不望我為歸往者未之有也是王道之成也

謹庠序之教名文云蓋庠序之地所以居民之秀而實為庠序之外者使之
望標而趨也庠序之教所以正土之風而即為庠序之中若使之端軌而率
也故教之行也則期於寬不寬無以協人心自然之矩矱教之立也則期於
謹不謹無以束人心易跳之範圍繼以師儒布以功令此教之術也而其規

斯整頓之方則屬於謹者官必稱乎其司令不違乎其好即使壞而變者
皆曰庠序之教如是可貴也則必勸之者嚴矣風以詩書散以札幣其教
之文也而其發明薰染之妙則由於謹者所重各有其時所探各有其
即使馴而習者亦曰庠序之教如斯足樂也則祇廡之者至矣吾觀庠
之中公論固所自出私議亦所由叢謹不特指其私已也直於學術幾微
之端倪訓同異以統於宗而不使無父無君之邪說得以淆我界限吾觀
序之致持以証真者常少挾以恣偽者常多謹不徒辨其真偽已也直於幾
希禽獸之萌芽揭危微以返於始而不使奇言奇服之裏行得以闖或門

狗彘食人食 一節

今王平日視民輕於物使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所以檢之既有以致民之死今
自視倉庫重於民不能以時發粟又無以救民之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
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不知兵豈能殺人操兵者殺之也則知歲豈
能致人之死乃失政者之罪也王無罪歲將平日不知檢者檢之不知發者發
之則不獨兩河之赤子坐收其利將天下之民至焉豈但加多於鄰國而已哉
惟不能行王道而區區於移民移粟宜乎以萬乘之君同於一卒之咲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

此章王意重在不忍民飢而死發議論又根仲尼之言來此便是淵源於孔子
處焉此章之言最為痛切蓋有國者未有不欲國祚靈長若一言及無後未有
不痛心者故此章最為警切蓋作俑只是象人未必實以人殉葬猶見惡於孔
子今實使民飢而死仲尼豈有不惡蓋天地間盡人也民飢而死吾豈忍之而
要其所以飢死之故又不過厚歛於民以養禽獸此言亦甚痛切民飢而死未
必皆出於君使然自有肥肉肥馬便有使民飢死之理因肥肉肥馬而使民飢
死真是率獸食人以獸食獸民猶惡之以獸食人安得不惡故以為民父母
惕之又以獸相食叫明以警動之何等痛快然齊王是昏蔽之人先以此獸相
食及無後之言惕之彼必感悟故孟子善以引君故以王之願安承教也而以
挺與刃致死詰之王既知無以異矣又以刃與政致死詰之王又知其無以異
矣既已得王之明矣然後以虐政致死無以異於率獸食人獸相食且人惡之
况於率獸食人乎又恐王不悟又以象人而用為無後惕之見民實飢而死尤
宜無後此章文法由淺入深由輕入重發難層見愈出愈奇此不惟見孟子心
學尤見文法之奇妙真文字宗匠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 一章

孟子一腔心事只在發政施仁以王天下故惠王之間諄然以雪耻為言而
孟子亦以致王之理告之並不說及雪耻上曰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是所重在
地矣孟子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是所重全不在地矣所重不在地全重在發
政施仁然施仁又不在他只在反當時所為虐政而加之意耳刑罰重稅歛亦
重此時政也省刑罰薄稅歛非全然不用刑罰全然不征稅歛只是省之薄之
即是仁政矣此是當時所重在此而吾能反之便是睮屬一體之仁此便得民
心最速處暇日二字最可玩味如煩政重歛民皆不暇而立玄得有暇日孝弟
是良心真切百行之原忠信不過一誠而已實心實事貴乎百行矣修其孝弟
忠信者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日以真心實意行之正是所以修之也修有

四書章句卷之五

補偏救弊之意。可使制挺不可真認在聞敵上看。只是形容他平日一點尊君親上樂於效死之心。着實有忠義奮發不可遏耳。仁政一施如何便可撻秦楚。秦楚是伯者。制民之外也。仁政是王道得民之心也。既能竦動民心。安得不能撻秦楚。舉秦楚者。因前有西喪南辱之事也。此時秦楚最強。且不有其堅利。又何有於齊哉。

彼奪其民時

二節

此正明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故。夫秦楚之堅甲利兵亦甚強矣。吾何以易言之也。吾以彼此之勢度之。而知其必可以勝也。彼奪其民時而吾使之得以深耕易耨。彼凍餒其父母兄弟而吾使之得以入孝出弟也。以彼陷溺之民如此。既隱然有破敗之勢。以我孝弟之民又如此。又凜然有不可奪之形。以此攻彼。未有不破敗而走者。夫誰與王敵哉。吾故曰仁者無敵。蓋甲兵之勝。於有形也。有形者亦以形敗。仁者之勝。於無形。無形者不待勢而行。吾是以知仁之果無敵也。知仁者之無敵。則知百里之可王。不必有千里之廣。而後可以施仁矣。王又何以百里可王之言為疑哉。決其可以必行也。勿疑是勿疑百里可王之言。非勿疑仁者無敵之言也。此章要歸重在心上。要說得細。至於雪耻一事。孟子所不道。且能行仁政。而王則雪耻不足言矣。此又言外之意。

孟子見梁襄王

一章

葉秉敬云。孟子喜於引君。一見襄王。有不恃勢位氣度。又不問他事而即問定天下之大計。此等氣度。此等見識。真是可以大有為之君。故以天下莫不與引之說者。乃謂望之不似人君。二句。乃鄙賤之詞。孟子嘗不與之言矣。且天下烏乎定之語。豈尋常見識所能道耶。望之不似人君。蓋人君有勢位者。望之不似人君。真有樂道忘勢之風。就之而不見所畏。謂畏其訑。訑之聲音顏色。使言語不得舒展也。不見所畏。真有虛懷下士之意。又且問定天下大計。孟子一見梁王。有此好子。故不覺大加獎進。如此。豈輕鄙之謂耶。

此段最妙。發人所未發。最能啓發人聰明。但襄王後來亦不見設施何如。即以鄙賤之意發之。亦無害。今人不知此意者多。恐令人致疑。莫如從前說為妄。孟子見梁襄王。蓋不得之於惠王。而又厚望於子也。詎意襄王猶非有為之具。耶遠而望之。不似人君。其儀不足則也。近而就之。不見所畏。其威不足重也。卒然而問。便有輕躁嗜殺的氣象。曰天下惡乎定。言列國分爭。果待誰人而始定。孟子曰。定于一。凡出於民心所同便一。故定好主。民心所同也。吾以民心所同者與之。則遠近各足其欲。而民亦應之以心。自截然帖然無異同矣。自心之外有所作為。豈無參差。而民亦以參差應之。天下有不禁然爭乎。此一字直當以心言。當知所以一之者。須行仁政。但此處含蓄未露耳。

不嗜殺人 二節

不嗜殺人。指好生之德。就平日言。平日省刑薄斂。以仁心行仁政。便是不嗜殺人。惟仁君有此愛人之心。故能合天下之渙而一之。

孟子之言定于一。指心言。而王疑在勢均力敵不能一。孟子言不嗜殺人。指仁心以行仁政。而王又疑民各有統屬。孰能舍彼而與此也。故孟子直以民心言。見封疆不能域。山谿不能限。真是天下莫不與也。何也。吾以今時度之。而真見其天下無不與也。王知夫苗至末。皆是時及時而為之。天下莫不與矣。苗之稿於七八月者。特為之也。苗之勃然而興者。以其雨之及乎時也。今夫天下之人。牧皆嗜殺人者。非苗之稿於七八月乎。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莫不引領而望。非苗之望雨。既稿之後乎。誠如是也。民之望之者切。而况及時之雨。又有以驅之。則民之歸仁。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此惟憔悴之時。易於施恩。彼嗜殺之君。又安能禁之。而不吾與也。吾故曰。以今時度之。而知其莫不與也。惜乎襄王不足以語此。

齊宣王曰齊桓晉文

遠庖厨也

孟子思當時齊國地方千里可行仁政而王故見梁王之後專屬意於齊王然齊王習於戰國之風止欲為齊桓晉文之事無大遠略故孟子以王道進之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故自叙仲尼之徒無傳然言王道必先保民言保民必先不忍之心此心人皆有之待感而發必須認得此心真切然後能推之以保民故孟子告齊王以王道在於保民至詰其所以保民則僅一愛牛一事夫愛止一牛耳胡言王也無亦以此心之不忍足為致王之本耳然全牛則疑於愛故雖以全齊之富無籍一牛之奉而難為解也易羊則傷於擇故雖以不忍之真果發於齧鯁之時而又難為解也安在能識也心之真乎不知心以有感而觸真心一觸而油然而有餘愛焉則見牛之心正以迹之疑愛而見其真也心以無感而喪真心一歛而凝然有真宰焉則不見之妙又以迹之疑於擇而益見其真也是見牛者其心之形也而以未見之羊易之者乃所以善全其心也此仁術也吾於是君子之心妙在不見矣試觀庖厨之中非物之死所乎見死聞聲則必不忍而吾惟一切遠之則物之其生其死悉付之大化乃所以預養此心以為行仁之地也而又何傷也

七篇之書原是孟子所作故看孟子書要看他至意在何處不可拘泥問答如此章重發不忍之心是主意曰不忍齧鯁曰臣固知不忍曰即不忍齧鯁曰不忍見死曰不忍食肉是真血脉然只說不忍之心人多認不真故於中提出愛字擇字辨難攻擊出來此文之巧妙處曰百姓皆以王為愛也分明言愛而又承之曰臣固知王不忍又露出正主意此二句絕妙下即托為齊王不解之言宛然如畫不過即上言而重述之耳又進一難說牛羊何擇此益見難解又托為齊王不解之言又即其言而反承認為愛蓋文字既已辨難然後解之則豁然矣仁術節全重在未見故下言遠庖厨只不令其見死聞聲以預養是心乃為全仁之妙此則不是仁術仁術只是未見羊處

曰齊高朱樓三卷

此一段以羊易牛事。正是孟子論心處。亦似乎至當不易矣。然以予觀之。還有未到處。以愚見論心之妙。在乍感之際。無一毫虛假。但心至圓活。亦至有定則。辟如見牛之齧棘而不忍。此一念感通。毫無虛假。但要處置此事。便要以吾心之定則度之。曰此牛物也。殺之以饗鐘。亦禮所不廢也。奚必以羊易之。如曰以羊易牛為心之妙術。今有囚於此。該殺。忽見其齧棘而不忍。更以他囚易之。問之何為。曰見此未見彼也。可乎不可乎。總之在論牛便差了。蓋殺牛以祭祀。主祭者尚要省牲看殺。若見其齧棘而遂以他牛易之。此之謂姑息。皆不通之論也。况曰君子遠庖厨。是居已於不忍。居天下於忍。尤非通論。必如夫子之所云。鈞不網。弋不宿。則雖不遠庖厨。亦皆能全不忍矣。或者曰此孟子因齊王偶有此事。故藉此以引發君心耳。曰是則然矣。但君子立論。要使人無可議處。乃為至當之論耳。唯夫子論心。只就人言。不以物言。曰物則與人便隔一層。夫子曰。其有仁焉。可逝也。亦可欺也。此非即見牛不忍之心乎。至於不可罔。不可罔。此是以吾心之定則度之。而知其必不可也。若是孟子言以羊易牛。然後此心之妙。不將可罔可罔。而後為全此心之仁乎。必不然矣。

詩云他人有心。度之。

不忍之心。前已發明矣。故此處便問此心之所以合王。此處便以致王道。理告之。則文勢抑而不舒。文遂短促。無味。故於此且捨置合王道理。而且發一議論。見不為不能。文遂宛曲有情。後世操觚家。有是耶有復於王者。並不答其所問。乃以舉一羽之輕。見輿薪之大。以見王之不能保民。為不用思之過。而非不能也。又就不可不為。設為挾山超海。為長折枝。以見王之不王。乃折枝之類。而不為也。文法至此。愈見發揚。而辭亦光顯。然後發出本意。天下盡老幼也。惟在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之。天下雖大。老幼同。吾不過以老幼者及之。即下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之意。但後發出耳。此老幼處。可通其機。括全在無難。故引詩言思之推也。只是舉此心以加之而已。人心不忍。中含生机。潛通本

合親疎遠近為一體。何論寡妻。何論兄弟。何論家邦。只消舉此心以加之。非可加於寡妻兄弟。而不加於家邦也。言推恩只在心。正見所以易處。勿作證上文。故推恩應上老。四句保四海。應上運掌句。不推恩不過反言以決之耳。古之人全在推恩上。推恩而見之行。即為非別有一為也。此已答是心足以王了。又把功不至於百姓。重詰之。以為下文張本。何以見仁民易愛物難。蓋人主良心。遇同類。顛連易為慘動。遇異類。失所或至遺故。曰恩足以及禽獸。為難。而功不至於百姓。為易。此所以當權度也。凡物皆要權度。而此心尤為權度之本。故曰心為甚。至能恩及一牛。而功不能加百姓。其亦未以心度之乎。此處文法至此。已絕而復續。斷而復續。極有波瀾。文之絕佳者。觀下便見。

初問云。此心若無權度。則萬事顛倒不止一物矣。故曰甚。

言舉斯心而已。名文云。試現於老幼之相。及再証於遐邇之同。舉何道而總之。中衆形。揖入若是心也。何心而落。上而峽。渾合若。是舉而加之也。千萬人之心。一人之心也。此又適以統同切實之心。出而各解其衆。舉家印大矣。人各一情。何其近。近親叔之。几席頓有餘也。合現憑生。其呼吸同根。一氣乎。吾持幸。一氣者。散為裁成者。也。以我加人。猶有格。而以心加人。誰不投矣。家邦之為。聯絡乎。吾持牽斯。聯絡者。布為調劑也。舉之時。此心屬我。加之時。此心屬彼。而真心所加。聽彼。酌聽彼。偏滿當其時。情意有往來。而分數無增減。非有借我。益人之勞。我之心。一舉。即有森。上四達之。机不假度量。而真心所加。任彼。流注。任彼。挹受。當其時。神情有出入。而意願無取。與蓋天下。有彼此。形無其。既舉。以後。此甫為舉。彼即為加。共念各足。就中。并無灌注之迹。夫寡妻兄弟。家邦。至不齊矣。而舉括之心。也。老幼。何疑難及哉。

抑王興甲兵 孰能禦之

抑王興甲兵。節目已詰問一句。後遂以托王言。王之大欲在此。極得情景。此處又舍王之大欲。且以衣食采色。聲目作一段。叫明王之大欲。何等委宛。又就王之大欲。而以興兵結怨為之。必不可得。又發一議論。真是有不竭之思。有無窮之意。孟子之文。可謂文之極佳矣。初曰反本。即是反到不忍之心。以施之。為不忍之政。孟子猶含蓄不盡露出。只說發政施仁。則天下皆欲歸之。以歆動齊王。

與甲兵四節。謂王原有個致王根本。却乃不去幹甚易之事。而幹此難事。必無可成之理。不若反求諸根本。從不忍之心做出來。便有許大功效。發政施仁。即發此愛牛之心。以老幼也。士農工商皆來歸者。其感通甚速。即運掌之治。可保四海也。然却不甚露出。

蓋中國而撫四夷也。名文云。吾聞齊晉以最盛之事。盟首止會。葵立不過懷西土之好音。以尊中國為號。而不聞其注之也。今且注中國而巍然有囊括之現。吾聞桓文以極盛之時。師召陵戰城濮。不過乘南風之餘燼。以攘四夷為功。而不聞其撫之也。今且撫四夷而赫然有鞭箠之烈。幅員既長。尺地莫非其有。而有得其地不足。以增式。而靡者且以覆載之量。容之蓋中國有共主。而其波及要荒者。又其餘也。而撫之有長策矣。林總歸命一民。莫非其臣。而有得其人不足。以奉奔走者。且以羈縻之術。治之蓋一人履至尊。而其施及蠻貊者。皆其暨也。而撫之有遠猷矣。以天下之逆起而衝齊也。王不能無憤心。憤則思二。而非四海一家。無以明得意。故式九圍通。而蠻真可以為湯為武。而伯番尚陋。其偏安天下之群伏。而畏齊也。王不能無侈心。侈則奢。而非九州一統。無以創丕基。故封函谷。來蠻刑。何止於朝。楚朝秦。而王業不虧於全盛。此諒非一聲色玩好之可以羅而致也。又非一便佞捷給之可以不得遂。而徒與兵構怨。以力爭鬪。可異乎。

王曰吾惛不能

至末

孟子又不就說仁政何如。又以有恒產有恒心。無恒產無恒心。發明二大段。然後歸結在反本上。然所謂反本者。不過以不忍之心。制民恒產。教民盡孝弟。如前所云五畝之宅。非有他說也。老者衣帛食肉。是老者得所也。黎民不飢不寒。是幼者得所也。而要其老幼得所者。不過盡此不忍之心。故曰是心足以王也。此孟子之言皆有所本。夫子之志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孟子曰老幼非即老安少懷之旨乎。吾故曰孟子願學孔子者也。若曰齊桓晉文則非仲尼之道。則亦非仲尼之徒所傳聞矣。

牛春字云。制產孟子為齊宣王設個施仁的方法。即此不忍之心而運之也。然而不王。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以終是心足王之意。

孟子開發齊王全因他不忍二字。老幼充此不忍之心也。田里樹畜庠序學校。即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也。老者衣帛食肉。則不忍之心及於老矣。黎民不飢不寒。則不忍之政及於幼矣。三代盛時不過如此。

此章論王天下之道是大主意。而以牽牛事辨出真心。又辨愛物難而仁民易。然後就王之大欲處見其必不可得。始以致王之道講明之。可見文字每留蓄正意不可說盡。必以議論層層發出。留餘不盡之意。辨難攻擊。此便是有用文章。此韓柳歐蘇之文祖也。

狂暴見孟子 章

暴未有以對。意俗樂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或者難以遽拂其欲。不可說斟酌未定。曰好樂何如。問其有妨於政治否。非妨治益治。可否未有定見之謂也。好樂甚者。不徒好其聲容。只要得先王制作本意。在養人心而天下和平。此要識好樂甚的源頭。凡樂之作由人心生。欣喜懽悅。人上樂有此願。特為君徒知樂而不恤其民。所以治不古若。果能推己以及人。使皆得遂欣喜之願。火順大化。與天地同和。與先王何異。孟子與宣王論樂。全是此意。觀下鼓樂於此一段。制度聲容寧有異乎。然則一歡聲載道。一則怨聲盈途。則其故可知矣。

好樂甚要見滿其量意。下文與百姓同樂。今之樂由古之樂只承上庶幾行出。蓋古樂固可以適治。今樂亦可以適治。則何必分別隆殺。獨樂不若與人。則與人為甚。與少不若與衆。則與衆為甚。由此推之。可見所好愈甚。所與愈廣。則甚字之義。只在與百姓同樂。明矣。故按云。臣請與王言樂。然此節且只泛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上。與衆字亦不指百姓。只是人多也。

今王二節一及一正。槩言其意。欲其觀民之情而教之以甚也。重鼓樂一邊。車馬之音。羽旄之美。雖田獵之事。亦樂之類也。想齊王亦嘗樂此。故併言之耳。鐘金音。鼓革音。鐘鼓曰聲。管籥曰音。互文耳。訓字則自然者為聲。節之而成文者為音也。車馬亦有音者。和為節奏之音耳。羽以翟羽。注旗干之首。旄以旄牛尾。注旗干之首。皆所以為表章。故云見其美。疾首蹙額。乃飢者弗食。勞者弗息之情狀。夫何使我使字內便含不與民同樂意。父子二句正是極字意。曰庶幾曰何以俱是欣幸之辭。語氣緊相呼應。一直說為直捷。不可知舊諱於何以能上。

加不然二字。則是因鼓樂而知其無疾病。乃猜度之辭矣。
田獵亦好樂之類。故併言之。庶幾何以俱是欣幸之辭。不作自為問答。今王鼓
樂兩節。只並言好樂。甚不甚兩端。末節方勉齊王。

今王與百姓 一節

與民同樂。不與民同樂。非指上鼓樂田獵之事。乃指平日仁政之行。不行言此
無他。此字本兼鼓樂田獵下節。註獨主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者。本章原是論
樂。就重慶言也。末節着實勉齊王。身上去。承上二節。來以不同樂。則王之民皆
欣喜。喜色相告之。民庶幾無疾病之。民得其心。斯得其民。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於王何有。所謂好樂甚。而齊其庶幾者如此。與百姓同樂。推好樂之心。以行仁
政。王有鼓樂管籥之樂也。民亦樂夫飽煖衣食。王有車馬羽旄之樂也。民亦樂
夫田里樹畜。上恬下熙。益然太和如此。方是今樂由古樂。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 一節

孟子由云。文王七十里之囿。蓋亦山林陸麓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此說最妙。
看來文王實無七十里之囿。但孟子急於引君。且不暇辨。故曰於傳有之。語亦
斟酌。
齊有四十里之囿。當時民怨其大。相諛諛之臣。必有假文王之囿為王辭者。故
宣王問之。孟子不辨其有無。只要引他使民於同。此是引君的活法。於傳有之
言。據古書。或有此說耳。亦不必認真。蓋或認此文王之囿。即為靈囿。非也。蓋靈
囿在靈臺下。只在國內。無許多大。文王所以望氣。視察災祥。時觀遊節。勞逸之
所。非遊獵之地也。古者四時田獵。各於四時。農隙舉行。一為祭祀。而取禽獸。二
為禽獸多害。五谷。三為國講戎事。不忘武備。蓋惟禽獸之多。疏曠之地。則往由
之。必非設為定所。以為官囿也。故張南軒以為文王豈崇囿至此。蓋其蒐田所
及。民因以為文王之囿耳。以為雉得往。知其然也。此說最是。

一曰若是其大乎 一節

若是其大乎。蓋驚嘆之詞，以寓自解之意也。孟子即說民猶以為小，此處最難。民之常情，每嘆恨於在己之所無，而不足於在人之所有，民以為小，全在與民同之句見。芻蕘是人之為樵者，雉兔是人之為獵者，俱是活字。與民同之分，所天地氣象，純是造化一團生意。天地有至仁，則園中草木欣欣然，禽獸喁喁然。文王有此度量，則取之者多，自不見其為大。若罔有之，又自忘其為大也。其小之也，固宜。民以為小而王何大之耶。民以為小，只如此說，不可言不足以供民之用。時說園之所出有限，民之所需無窮，便是見利不見義，非盛世君民氣象，切不可從。

臣始至於境

一節

入園問禁，自是常法。國之大禁，不止於園。之禁，民亦不止於麋鹿。特舉一物，以見其餘也。設阱者未必獸之入，設禁者未必民之犯。為之，心同也。即此已得罪於民了，不必說到小民無知見利而犯法，有似於阱。太着象，以四十里而為園，本不為大，以四十里而為阱，便是其大。民以為大，宜矣，而可與文王之園較大小耶。

交鄰國有道乎

一章

章直近有重大勇，者又以仁智勇分三項看者。又以上半截論息兵睦隣，下半截論與兵伐隣，板上各看者。大旨何如。曰：總是一個交隣有道，無非欲安天下也。蓋隣國相與，各期於安。小事大，大事小，和好相安於無事之天，不繼之以怒，固所以安之也。睦之也，交隣之道當如此也。即不然，萬不得已，方總以怒而安天下，正是通仁智之權達。一時之變，亦善於交隣處。下半截輕看，上下文自相聯屬，總重以大事小，以小事大二句，蓋交隣不睦，都緣小忿不能平，以故大或加小，小或凌大，紛爭無已時耳。故交隣有道，安民為上，不可無故與兵。小亦可事大，亦可事小，除是隣國侵犯我邊鄙，暴虐我生靈，如密人之侵阮，一大之橫行，吾事大事小之禮，不得槩施。然後可與兵弔民伐罪，此之謂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即不然。交大同畢竟以樂天之仁行之。交小同畢竟以畏天之智行之。何患交隣之不睦哉。智仁勇不可分三項者。其勇處正所以為仁智。非大勇的人。便好開喜爭。激於小忿。惡能從容含忍。智事大而仁恤小乎。

交隣固有道乎

一節

時以上半為交隣之常道。下半為交隣之權宜。合之總是應有字。亦可但惟仁者與惟智者二句。須重發。是一篇的綱領。下面引湯文太王等來証。不甚重大。事小之事。你字上着是撫緩含容之也。與智者之事。在小心承事者。不同湯有牛羊之遺。文有不珍之愠。是事小的樣子。太王有大馬皮幣之奉。勾踐有臣妾之請。是事大的樣子。

以大事小者

一節

問樂天畏天之說何如。曰天作理字看。以大事小。只見得天理合如此。不知大之在我。小之在人。坦然與造物遊衍。而一毫大小之念。不介於胸中。此是仁與仁相忘。無有形迹。非樂天而何。然如何保天下。蓋以大事小。不起兵相攻。伐休養生息。天下受其福蔭。包容。故曰保天下。此只論其胸襟度量。無涯無岸言耳。非便是能統一天下而保之也。註中氣象二字可玩。畏天不但不敢侮大挑。舉兼有競。自治意。故曰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不然空畏大國。而內治不修。亦難以自保矣。蓋在己無可乘之隙。在人無與師之名。故曰保一國。

故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此引詩要深一層說。畏天威言天之威明靈。無一日不顯赫於人。而人之保護周悉。無一息敢有越於天。故所謂畏天者。不可不知天之威。而保國者。不可不知保之時。乃為保國之策也。

王曰大哉言

大之

王以好勇為疾。是徒知小勇之發。不能善交隣。而不知大勇之發。足以安天下。故孟子又從好勇處引導將去。夫撫一段輕叙過。只重王請太之大勇。即下文

除暴救民事。但此且泛言。

詩云王赫斯怒 二節

引詩書二節兩個文王之勇。武王之勇字不可忽略。勇不以窮兵黷武。而以篤周祐對天下。過橫行誅越志。此乃文武之所以為勇也。惟有如是之大勇。故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字承上勇字來。一人橫行於天下。不指紂者。此設君之詞。推武王以君師自任之意。自是如此。須看得渾融。

今王亦一怒而 一節

今王亦一怒而安民。不是即併隣國而有之。其或隣國不悛。驅之出境。或隣國悔禍。可與更新。則元兇既剪。息兵如故。隣人亦吾人。依舊和好如初。吾不殄彼之祀。便是仁。吾可因吾之勢。便是智。大小國咸獲其安。豈不是安天下之民。此一怒之勇。正是交隣之妙道。何但攻伐之長策也。

雪宮 一節

時以雪宮之見於齊王。居雪宮以見孟子。不作就見孟子於雪宮。賢者亦有此樂。作人君看。與梁惠王同例。不作賢人身上何如。曰皆非也。還依舊說。作就見孟子。而賢者亦有此樂。作自誇待賢之隆。賢人際遇之盛。上看為是。

不得而非其 有也

而非也。重在上不恤民之非樂。以天下二句。善君民而以君作主。言人君以已情通於民。因使民情通於已。是人君樂不以已。而以天下憂不以已。而以天下也。或欲卑承樂民之樂。憂民之憂。來而以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入在然而不王。內殊不知民之樂君。亦君使之。則亦君以之也。

昔者齊景公 二節

景公晏子乃伯習耳。孟子引之。須重在先王二字。方見頭面。何修仁字亦莫放過。下面巡所守。述所職。補不足。助不給。正是所修也。巡所守。述所職。不徒是解字義。王見得無非事者。每春秋巡行郊野。非巡守之巡也。巡所守。述所職。正是

巡守述職之事。故曰無非事者。省耕省斂。燕天子諸侯者。天子省於圻內。諸侯則各省於列國。不足不給。通在民。春省耕者。舊穀既沒之時。食有不足。則不能盡力於耕。故補之。秋省斂者。計民之所收。不足以供一家一歲之用。則預處以固助之。夏諺是天子圻內之諺。引成語証之。不拘諸侯也。夏諺只帶省耕省斂。不承巡狩述職。自巡省而行。謂之游。自暇逸而出。謂之豫。自有所與。謂之助。自下被其惠。謂之休。二句叠言。詠歌之體耳。此段有為事為民兩意。只宜渾見。不可分巡狩述職為一事。省耕省斂為一民觀。下面景公與發補不足。只是為民而所作之樂。却有徵為事而角為民。自可想見。

今也不然 行也

今也節指當時遊觀之弊。不然對巡狩述職。省耕省斂。說君行則師從而所至。有天征之擾。師從則糧食而所至有供億之煩。使民苦於征求。而飢者弗得食。疲於奔命。而勞者弗得息。暗昏說交怨其上也。命天子安民之命。方者道也。

凡物員則行。方則不行。故逆命不行。謂之方命。飲食若流。言不止師行之糧。而諸侯之飲食侈靡。皆虐民之事也。至於流連荒亡。則所屬之國。亦必勞費而為諸侯憂矣。從流節。晏子自釋流連荒亡之義。上二句重志及字。下二句重無厭字。順流而下。以忘及。則其樂無所要宿。故謂之流。溯流而上。以忘及。則其樂莫知紀極。故謂之連。從獸無厭。則其行妨而不治。故謂之荒。樂酒無厭。則其行喪而不存。故謂之亡。惟君所行。繫項先王無流連二句來。上文只說個先王之樂。與今時之弊。至此直說出先王無今時之弊。惟君所行是。叮嚀他所當行也。與君請擇於斯二者不同。晏子已分明說破。豈可又說二者惟君所行。朱註不必太過泥。

流連之流。與上飲食若流之流字不同。上以餽餉言。此以遊觀言。從訓逐。順水逆水皆逐也。古者田獵有時。正以惜時。不能惜時。而至於廢。故曰荒。從他人說先王之法。今時之弊。惟君所行者。晏子以先王望君。顧與君作兩可商量之語。

必無是理不可從。

景公悅大戒於國

一節

此節述景公納諫之事。悅字最重。大戒出舍之令。興發補助之政。君臣相悅之樂。皆從悅中來。大戒者布告境內。以圖回政治也。出舍於郊。示不違安居。且便省民也。始興發始字有昔無今有意興發也。此正是行先王者耕耨之典。而非今時之慢遊矣。景公悅晏子之言而行之如此。則晏子之悅景公又當何如。故令太師作君臣相悅之樂。以達君臣相悅之情。徵招角招。是指當時所作之樂。與齊王作證。當時韶樂在齊。景公用之而被以新聲。故其樂亦謂之韶。畜君何尤。是指樂章中之一句言之。好君又是孟子解語意。此句要說出心來。君之欲最難畜止。若非真有一念懇切愛好之心。誰能畜其欲。孟子此言直是借晏子以表己意。見其畜宣王雪宮之樂。而欲與民同者。無非忠愛之至。欲其致于王道耳。正感動宣王望其如景公悅而行之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

一節

古者天子巡狩。隨方之鎮。山谷設明堂。此則泰山明堂在齊境內者也。宣王托人言毀明堂而問毀諸已乎。其意不是要毀。分明知是周家朝諸侯之處。而有歡慕之意。孟子便以立明堂本意告他。從他歡動處引之。明堂乃王者之堂。不重制度上。重政令言。故正朔制度。此堂得以考之。土地人民。此堂得以論之。賢德忠良。此堂得以賞之。覆道敗德。此堂得以誅之。但王政久湮。無王者作。故不可居耳。王誠行王政。亦可以坐明堂而朝諸侯矣。何必毀之。此正打動他處。

附按。按明堂之制。抱陰負陽。法象效於天地。辨分正位。規制等於四時。其制有九堂。太廟太室峙其中。青陽總章環於外。文獻通考曰。孟春之月。天子居明堂右室。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室。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室。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室。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室。

天刑堂者字也名文云天下而有王者則修其堂以待五載之一臨而負固者于此而修致後至者於此而聽刑若將視堂為天威咫尺之地而過之者肅屏息之容是王政與此堂而俱存也固可想一時之勝事天下而無王者則虛其堂以待問世之一出而請遜者不敢廢其庭問鼎者不敢窺其尺若將視堂為垂衣委裘之所而望之者生謁躅之度是王政與此堂而俱寄也尤可追先代之休風

曰王政可得聞與 一節

齊王未必能行王政不能無貪故遂問王政可得聞與君之行王政者多矣獨舉文王正以諸侯而為政於天下的樣子告他耕者九一五句是王政之見於平民也老而至筮獨是王政之見於窮民也耕者九一取於農者薄仕者世祿報夫仕者厚闕以稅商之往來市以稅商之居肆訊以禦暴而不征其貨也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不孥是不罪及無辜無告無父母妻子可告也發政施仁通管耕者九一到鰥寡孤獨處必先冰真有先後只是於無所不仁之中左加意於此而不遺耳引詩見窮民之可哀此文王所以必先之也文王之仁心流動充滿必如是而後匹夫匹婦各得其所

而後王政始全今治岐之政猶在也王如行之則明堂可居何以毀為哉

此四者天下之至末名又云王者夫非公劉太王之孫而與王業者哉使非同民出治之內而猶切鰥寡孤獨之咨嗟窮民無養則仁必先睹窮民無家則仁必先上之者哀之也意蓋曰若之何令號獨與富人爭一夕之命而吾猶款以暹乎王善其言而不先窮民同厥庶民而以好貨好色解所由與公劉太王遠矣公劉惟好貨以同諸民王能曰吾克幣藏人亦念其養而厝無告窮民以借之有積有倉之城太王惟好色以同諸民王能曰吾盛女謂人亦念其家而撫可哀筑獨以共遊無怨無曠之天如是而何病於貨何病於色何難於王蓋仁在周家祖宗與子孫本同一道心苟無我死殖與賤貨要無異歸讀三詩者可興矣

王曰善哉言乎 一節

善哉言乎是贊王政之善王以好貨為疾謂好貨必多取於民以遂其好賦民必重待士必薄關市必征澤梁必禁窮民弗養故不能行王政也孟子遂借公劉撥轉之引詩只重民富不重遷都上夫公劉當流離之際而務富其資可不謂好貨然能体民心而不專其利故居者有積倉之富行者有畏糧之資後可以爰方啓行而往遷焉只說此三句公劉好貨與民同之意就在其中故承之

曰王如好貨云此與下節百姓同之處但要入行王政意言不私其貨色而推已之心以及人使士農工商之得所鰥寡孤獨之得養皆是心推之而民咸歸於得所之天便是耕者九一云於王何有言如太王之開王業也齊王又以好色為疾謂好色必心志盡惑用度奢侈便至多取卒歸於貨殖故不能行王政耳孟子又借太王撥轉他來太王能體民心而不以所養者害人則不孤人之夫寡人之婦故無怨無曠自是實事只說此二句而太王好色與民同之即在其中故承之曰云亦如太王之興王業也既可以王則可以坐明堂而朝群后矣又奚以好貨好色為疾哉公劉本非好貨之君本詩亦無此意孟子特欲就事撥轉齊王故坐公劉以好貨之名耳太王亦豈好色者而曠夫怨女亦無所處但就其中看出一意來引導其君惟孟子能之他人不能也孟子於齊王好貨好色都不禁他但勸他與民同蓋與民同則好貨不自私必公於民而好貨之念衰矣好色必有節必不荒淫奢侈好色之念衰矣此孟子之大才其變化人主之術最為巧妙也不禁他也不縱他中間自有幹旋底方法使他都不知覺將入去真仙家一點靈丹點鐵成金也近名家有說公劉太王其迹近於貨色其源頭主意却在為國為民上孟子提出他心事來欲齊王正源頭也此說却妙可玩

魯仲連不肯帝秦孟子勸王不毀明堂是欲居然為周天子乎且時又以行王政而共輔天子居明堂其說何如曰皆非也孟子勸王不毀明堂者是望王行王政而為王者事業不是望王為天子蓋王者之政人可可行如下面文王之施仁太王公劉之同欲此便是王者之政純王之心何必為天子乃為王者乎故此章緊要處在王欲行王政句而王政在發政施仁故以文王治岐啓之發政施仁不過使百姓咸足室家胥慶故必以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望王此三節總是一個發政施仁不是另外又有同欲一限意思蓋耕者九一五句就有公貨於民之意先鰥寡孤獨中就有無怨無曠之意但此節施仁包括甚廣下

二節因王以貨色為病而納約自牖引其私以入於公。因其欲以還於理故再說百姓同之以提醒王心。若曰公劉好貨不是好積聚於已而好積聚於民是好貨能公。即發政施仁之王政也。王之受病處。正萬民之受利處。能為太王公劉。即能為文王矣。何必為病。而何患於不王哉。此明堂之不必毀。惟在王之公欲耳。三節一串滾下。打成一片為妙。

王之臣有托 一章

孟子見齊之四境不治。欲引之於治。故先以不友不忠之事引起託。只是託他照顧衣食。非寄妻子於其家也。比其反也。凍餒其妻子。不是反而後凍餒。是反而見其凍餒也。士師不能治士。就刑罰失宜說。兩如之何。問其何以處此友此士。曰棄之。以義當絕也。論交者當矣。曰已之。以法當去也。論官者當矣。四境二句。正孟子發問本意。然須詞氣隱上。才得規諷意。若直說王之四境不治。便無味。曰四境不治。則民之凍餒當不止於妻子之凍餒。民之不治。當不啻於士師

之不治已也。令王能勇於自責。則曰此則寡人之罪可也。能不耻下問。則曰願安承教可也。何乃顧左右而言他。想其徘徊俛仰。曲為掩護。視四境之治不治。不言矣。不顧矣。何足與有為哉。王顧左右而言他。宣王非拒諫飾非也。乃是自慚此處儘見朴實。孟子不告之。俟其自悟也。蓋欲其將反之機。一使之自覺也。一覺便有可轉移處。惜乎宣王不發問。豈自知好貨好色之病根有難去耶。此看亦好。

四境之內不治。皆緣厚斂繁刑來。惟厚斂。故妻子凍餒。故以妻子之凍餒起之。此為厚斂之引子。惟繁刑。故刑罰失中。故以不能治士起之。此為嚴刑的引子。皆為不治二字埋伏。跟脚。至於棄者對反而言。義當絕也。與已字作王罷其賤不同。

所謂故國者 一節

孟子見宣王待臣之薄。故見之而云然。首節要發故國係於世。臣而今日當預

養意稱故國見非新造之邦。喬木世臣則勛庸著於社稷。忠貞勳於鼎彝。以自
保國之重。要倚他為國之長久。意非但有之而足以名故國已也。世臣不是
世官。乃賢臣而任之。久者。所謂元老舊臣是也。如或出自世家。亦是賢而官之
者。然世臣自親臣始。今日無親臣。他日便無世臣矣。昔者所進二句。正見王無
親臣。此進字不是泛。進用蓋其所親幸而將倚為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無
親臣若廢官百僚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亦何怪也。

所謂故國一節名文云。夫進以昔者亡以今日非兩得也。其心不必昔智而
今愚。昔賢而今不肖甚明也。進者此人亡者此人非兩身也。其來既當於上
旨而其去宜歷於上慮又甚明也。王進之也何心。王不知其亡也。又何心。意
者進以一人譽王未嘗真見其可親也。而登用之初已開不終之端。亡以一
人之毀王未嘗真見其可親也。而易擯之隙即伏於俾進之始。

曰吾何以識其 二節

吾何識句。不特自解今日不知其亡之失。實欲得其才而用之。以免後日之弊
也。不才。是不足為親信的。臣舍之。只在初進時說。中含有用意。如不得已一句。

最重下三句。正發如不得已之故。如不得已。是要用他。又不敢遽用。遲疑及
審之又審。却似欲已而不得一般。此就始進資時君心上形容之。玩一將字。是
欲進未進之際。據今日而慮他日也。尊卑以勢位言。疏戚以委任言。卑踰尊。疎
踰戚。須善發。蓋以資易不肖。自是常事。何尊戚者之不可踰。第以一人之身。而
驟為使之尊且戚。又驟為使之卑且疎。名分屢更。是非混淆。有傷朝廷統體耳。
可不慎與。俱就在今日進賢時說。卑踰尊二句。只宜就所用之人說。人之始進
本卑也。今日用之。便他日倚之為元老。是將使卑者踰至尊去處也。踰即今陛
官的陞字。疎邊做此。正應為親臣。世臣所關係之始。不可不慎耳。若作後來更
代說。賢否更代。自是國家常事。何足為怪。此說有理。但依註解覺自然。

左右皆曰賢 二節

此下正是慎之。實重在參國人之公論。上觀下句。國人殺之可見。若不參衆
見而斷之。便是任己意。曰資曰不可。總是進資一時事。非退在位者也。蓋進資

之始不進便是退矣。未可者恐其蔽於私而誤用也。下勿聽者恐其蔽於私而失負也。察之者因言以考其心。因迹以究其用。必親見資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四然後字見字俱重。刑殺一段。分明把來與進賢相形。不得已之意。出。不偶入。亦不是兩對話頭。人情所不肯輕為不得已而為者。無如殺人一件。設原其致罪之由。尋其可生之路。三翻五覆。必情狀昭然。萬無可逃。然後與衆殺之。當進賢時。用心謹慎。如個殺人時。用心謹慎。可謂不得已之至矣。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此一節專就進賢說。不承殺人節說來。言進賢如此。其不得已。則所進皆資。便是民之所好。上之不負。無誤用便是民之所惡。上之然後可以為民父母。不然輕進輕退。好惡拂民之性。不但賢士解體。而民心亦離去矣。惡在其為民父母也。進賢說到為民父母去處。則資才之去留。實關民情之向背。此開頭一失。便至衆叛親離。求為匹夫而不可得。雖欲勿慎。惡得而勿慎。看來踰尊踰戚。孟子

且只就進賢關係淺處說。直至然可以為民之父母處。方是進賢。如不得已之本意。若說如不得已。止為踰尊戚之故。則下二節何耳。不及此意。却歸着然後可為民父母。則如此句。正是如不得已之故。蓋惟為民父母。方可固結人心。培植國脉。以成故國耳。此說可謂千古獨解。

如此然後又母名云。朝議未剖。臣察國評有心誠求之意。焉夫心誠求之。則孩提之得於一本而不虞。出自元后也。于是瞻若父。依若母。五位為拱。為之。民樂承矣。國評既定。公典始行。有心誠保之意。焉夫心誠保之。此嬰見之。得於所生而不虞。獲自君上也。于是怙如父。戴如母。九重重拱為之。民樂奉矣。

或問此章說用賢如不得已。而說到殺人。又說到為民父母。何也。曰。進賢關係人心之公好公惡。不是任一己之私。欲進退則進退。亦不好任憑左右弄權。諸大夫竊柄。蓋用以為民。故賢人曰。民望亦曰。民譽。而民亦吾之赤子。吾乃民之父母。是一家骨肉。至親莫此為甚。賢人君子。今為親臣。後為世臣。正所以輔毗我一家骨肉者也。至於左右乃吾家令耳。信赤子不如信家令言。何以為慎。諸

大夫乃吾輔衛耳。親信輔衛諸人而離間吾父子骨肉至情。何以為慎。故如不得已。必同民心之好惡。以為好惡。畢竟如殺人一般。這點念頭。毫不敢忽。三翻四覆。無敢悞差。使尊者常可尊。親者常可親。是以民情之向背。為賢人之去留。必如此不足為民父母乎。必如此而不可謂如不得已乎。必如此而不可以得親臣以為世臣而不可謂故國乎。故如不得已。全重國人皆曰賢。二句上滾到民之父母上去。乃為得之。至於不可一邊輕看。不宜與上半段平對。亦不宜以用賢節對殺人節。亦不是可用者則用之。為天命。不可用者則殺之。如舜之殛鯀。孔子之誅少正卯之類。為天討。遂俱着。用賢上去。蓋可不可俱一時事。一邊要進的時節。就審之又審。即有一邊要退去了。是不可在可中見出。非兩層事。亦非兩樣時。至於殺人節。不過借殺人大事。以形容用賢大事。見得用心於進賢。當如用心於殺人。不可苟且。是甚言不可不順乎人情之意。非對待語也。如此一字只承用賢來。不必兼殺人。且好惡二字亦不必分。總是因人情以為慎方為父母。則用賢可私乎。可見用賢一節中。外屬望人心歸附。非特關係尊且威之體統已也。

臣弑其君可乎

一章

宣王嘗懷大欲。有滅周而自帝之心。故有此問。伐桀之事。見湯誓。伐紂之事。見牧誓。武成可見於傳。有之。臣弑其君可乎。此齊宣發問本意。故孟子傲之。言人君為天下至所恃者仁義。能為天下守此仁義。此君道也。殘賊仁義。則失其所以為君。將何以聯屬天下。賊者害人之名。殘破也。故曰傷敗。以其忍心害理。謂之賊。以其妄作。非為謂之殘。以一夫換君字。以誅字換弑字。既不得謂之君。則亦不得謂之弑。議論關係不小。言外見得。若謂之君。豈可弑乎。獨夫紂者。因書有獨夫紂之言。故言紂可以知桀。不必謂紂罪浮於桀意。

或問弑君與誅一夫。其旨何如。曰。戰國口實於湯武。便有無君之心。孟子把一大字換一君字。誅字換一弑字。極妙。極得法。見得君必桀紂之殘賊。方是一夫。

不然未便是可誅。臣必如湯武之盡仁義方可誅。此一夫不然安可遽行放伐也。此章維綱常。寢叛逆。所係最大。

為巨室

一章

巨室比國家。大木比賢者。所學之大。勝任不勝任。就木言。任巨室之任也。即王之一喜一怒。便見用木欲其大。不欲其小。意夫人指資人。幼學壯行。一氣說。不可說幼學而欲壯行。壯字在先。欲字在後。乃壯而欲行其所學也。幼學須見大字意。壯而欲行。有不肯自壞而小之意。舍汝所學。仁義之抱也。從我所好。功利之謀也。夫王從士為樂道。是任大木也。其勝國家之任必矣。士從王為枉已。其不勝國家之任必矣。則何如。猶言獨何謂哉。

今有璞玉於此

一節

今有節。就不任資上見他不愛國。非是推其不用資之故也。雖萬鎰言所值之小。蓋自有國視之。則見以為小也。必使玉人雕琢者。以已不能而玉人能之也。雖字與必字正相應。教是使令之義。何以異言其異也。與他處作一般言者不同。惜萬鎰之毀。而付雕琢於良工。其萬乘之危。而棄任用於良士。何其異若此哉。何以二字。是猜疑詰難之詞。

齊人伐燕勝之

稱人稱勝。即春秋書法。勝之見燕之自亂。齊乘其虛而入之。非真能勝之也。

附攷史記燕王噲。因鹿毛壽之言。而讓國於其相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攻子之不克。攻太子平。構難數月。齊國合章子將五都之兵。因此地之衆。以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之。

或謂一句。假設人言。有可取勿取之異。下託天意見。不容不取之理。則以已見言之也。以萬乘一句。見勝燕之難。五句句。誇成功之速。人力不至於此。明說是天意之有歸。天與不取。是逆天也。故必有天殃。取之何如。言恐不得不取也。不知天意無形。難知。民心有據。易見。孟子之對專以民之悅不悅為據。止所以矯

其託天之說也。似不宜又把民心纏到天意上。謂民悅則當如武王。不悅則當如文王。管甚麼天殃。悅與不悅。非是既取之後。纔去觀之。乃先度定也。當抑揚重勿取邊。引文武只做一個證。蓋文王未曾取商。而商民亦未曾見不悅。孟子特借以規諷齊王。故不暇辨此。若曰。君為文為武。然後興征伐之師。誅討之旅耳。此以微示不可取之意。末節避水火也。以上是推燕民望齊之心。如水三句。寃今自失燕民之心。避水火。真是燔炙陷溺之影語。不必作譬喻。兩如字是假如之如。益深益熱。即下文殺父兄等事。亦運之而已矣。燕虐則被燕之水火。而望救於齊。上虐則避齊之水火。而望救於他人。民之常情自是如此。見五旬而舉之。天意初不足恃。而單食壘漿之民心。則其可畏也。孟子已知齊之不得民心。燕民必不悅。故兩節語意。分明都教他勿取。又安得援天以為說。

附攷朱子語類云。齊人伐燕。孟子以為齊宣史記以為潛王。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潛王伐燕。然則非

宣王明矣。問子必不誤。曰。想得潛王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宣王耳。問潛王若此之暴。豈能懸於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說得他的是。他亦豈不懸也。據史記。潛王十年伐燕。今溫公信孟子改為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溫公硬拗如此。

齊人伐燕取之 其蘇

齊王不用孟子順民心之言。而取燕諸侯不平。合從而攻齊。以救燕為名。將者謀已定。而兵尚未興。待之是求弭兵於未發之先。齊王之心。畏人甚矣。臣聞二句。是一章綱領。下正詳之。為政還情混。一區字說對下畏字看。湯以七十里小國起。而為政於天下。齊以提封千里。乃惴惴焉。其畏人所以然者。得民與不得民耳。下二節言湯事。以起齊事。雲霓以上見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下半節見湯師已至而慰民之望。然須申說。意重在下半節。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而無貪利天下之心。曰。天下見不特萬民為然。此句極重。前望於未至之先後安

於既至之後俱本此來望雲霓處只是願其雨而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者是雲是霓耳此望是看雲之望上民望是想望之望稍不同不止不變師行不擾也悅者悅其弔伐之仁也後我后二句只承歸市邊此正湯之為政處仁向自而動便照見齊之不然也

今燕虐其民

一節

今燕節與上節相形反看燕之暴不減於葛而單食壺漿之迎不異雲霓之望此民亦以望湯者望齊矣若殺其父兄五句視不止不變何如誅君弔氏何如此正畏人之根子如之何其可不指民心說指齊王失民望說天下固畏齊之強以平日言今又倍地句以伐燕時言齊為天下所畏與湯為天下所信不同况今又增燕一倍之地而不行弔伐之仁政則彼將執燕為詞以剪其所忌是天下之兵非自動五言有以動之矣此所以千里畏人不能如湯之為政於天下也

王速出令

一節

此正答何以待之問速字最重言父兄之已殺者不可以復生矣而旌倪之係累者猶可反也則速出令以反之宗廟之已毀者不可以復存矣而重器之未遷者猶可止也則速出令以止之子噲不君可誅而召公之祀不可絕子孫之賢者猶可立也則速出令謀於燕衆而置之以主燕祀然後班師返旅一舉而去之焉則諸侯雖有救燕之謀而吾已無利燕之心猶可及其兵之未發而止之矣猶字與速字相叫應蓋言速則度幾可及止稍緩則無及矣

鄒與魯聞

仁山金氏曰集註恐人誤以為魯穆公也魯穆公顯以周威烈王十七年即位至周安王二十五年薨而共公奮立歷康公屯景公匡以後方與孟子同時則此穆公乃鄒穆公而非魯也鄒本和國近魯而小戰聞之聲聞然故以聞為聞有司死者為君死敵也民莫之死莫為有司死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也疾視句

就當日言。正究其情之可惡。且見漸不長也。如何則可。是問處置其民之策。蓋徒有尤民之意。而不知有司實有以致之矣。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 一節

孟子乃推民所以疾視之由。段上與上節相反。穆公方說有司死者二十三人。孟子便說民死於飢荒者。不知幾千人。穆公方說長上之死而不救。孟子便說有司莫以告。自凶年至幾千人。便見得下之殘。而君之倉廩至莫以告。便見得上之慢。凶年凡兵戎疾疫之類。皆是飢歲。只是歲不熟。老弱者死。壯者散。皆飢故也。倉廩實。府庫充。君之慢也。此內有厚歛。獨富意。莫以告。無民之死亡。及不發倉廩。府庫言。此有司之慢也。殘下。總君與有司言。曾子言本無德怨。孟子引之。重怨。一邊。所報一如其所施。正見其當戒意。今而後三字。極重言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民已蓄怨於心。特未有隙耳。及今戰聞之時。而後得反之。此報施之常理。無足怪者。君何尤焉。推本於君。微穆公也。歸重有司。承問意也。孟子要穆公罪已。故除却民之罪。不論其實。長上之死。疾視而不救。民亦有罪也。故曰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非也。不得而非其上者。亦非也。此是正論。

君行仁政斯 一節

行仁政。須兼二意。不求富。不重斂。一味愛民。養民。此暗與倉廩府庫充。及凶年飢歲。發倉廩以賑之。行荒政恤民。隱與有司莫以告。及君行仁政。以倡有司。則有司皆體君之心。以愛其民。斯民亦愛其君。以及有司。即國家有難。且群然赴之內。有親愛之心。外有效死之勇。豈有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哉。斯民二句。是應轉疾視長上句。此正欲君行仁。以為有司倡。有實責。脩穆公身上。長上皆指有司言。

滕小國也 一章

以小事大。亦理之當然。但文公此問。全是憑大國之援。以冀旦夕之安。計亦左矣。文公之問。只欲擇其尤強者。為可以托國意。是謀即事。齊事楚之謀。倚靠他

人終非可自安故曰非吾所能及無已二字是轉變話頭猶云不然則別有一說也不作言之不止說立國之道惟有自守一策庶幾可保鑿池築城二句輕效死二句重不可以地利人和對言與民守是未有事時效死指君而民弗去指民是有事時然必須固結民心之仁死守世業之義諒講於平時令人皆感激思奮則當變故來臨皆願一死以報先王而不忍捐棄社稷此又不在城池而在人心則是可為者言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正與是謀非吾所能及句相照應。

齊王將築薛

二句

齊王將築薛是將取其地而城之滕與薛相倚是築薛實築滕之漸甚恐者恐禍及已也如之何則可求解目前也上示以死守之義文公猶心惕於築薛則死守亦所不能者故以太王之事告之擇取自後來言人見姬錄八百年之脈實肇於此以為有擇而取太王初意却是避狄難不得已而然非去一社稷而又擇一社稷也此是原太王之心

苟為善後世

一節

太王所以能開王業者以其平日積仁累功而為善也起下苟為善句自苟為善至則天也是泛論其理君如彼二句方著滕事說玩君字自見為善全以修德行仁為主乃平日撫綏其民聯屬其心合於天理宜於人情是也至於事危勢迫委曲圖存亦為善中事然却不重蓋此二事原承太王說來不實指太王也須含蓄說方是專指遷國為善者非後世子孫興王雖為善之報然非君子之本心也創業即是垂統自一身之有社稷人民則曰業以是社稷人民而遺之後則曰統可繼者繼緒也可繼延其宗社不使之墜也若云君子創基業以垂統緒為足以延宗祀於不絕耳若他日昌明昌熾可成致王之功則在夫天而已彼謂齊也滕之弱小曾奈得齊何不得已且勉強為言在天理上着工夫也罷而已者見此外無他也首尾善字正相呼應聖賢論事不但裁之以

四書及卷樹上意 一節
義理亦要揆之以時勢。此不是教文公遷國說話。據文公築薛甚恐之間。直是有欲遠避其鋒意思。孟子舉太王遷岐對他。分明謂遷國畜存。須有如岐山之地。狄人之侵。甚不得已。方可避去。又必如太王平日之為善。乃可不然。則不可。今縱未能如太王之避。亦宜速自計。勉強為善而已。須為善方可遷國。不是遷國後方為善。文公惟不能為善。故有如此之恐。

滕小國也。竭力。

一節

竭力二字重。皮幣大馬珠玉。從輕至重。正是太王竭力處。始事之皮幣。意其贖我貨賄也。繼事之大馬。意其玩我奇獸也。終事之珠玉。意其利我珍寶也。三者不足以中其欲。則其意在土地。而太王難以居此土矣。乃屬其耆老而告之。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以爭地之故。而斃民鋒鏑。是以其養人者害人。也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是示邠人不與狄爭地之意。事之不免。拒之不能。此猶不去。則坐以待亡。束手就虜爾。其無君矣。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哉。我將去之。寧以地予狄。不以地予狄。則我無國而有國。二三子無。而有君也。去邠二句是述事。仁人以平昔有德於民言。不然臨行數語。安能動人。此是邠人自相告勉。急於從遷之辭。故下着從之者如歸市一句。歸市人衆而爭先也。此則遇變而去國。太王畜存之善策也。

或曰世守也。

一節

孟子恐其不能如太王不免失國。不得為權。故以或人之言告之。世守以土地言。謂析壤自天子。開國在先。君承家在後。非身之所能為。見非欲去則去者。須當效死守之。此遇變而守。正國君俟死之常法也。君請擇於斯二者。串說重在死守一邊。滕極微小。問乎大國。無可支吾。四封皆敵國。非若邠邑之有棄地。可以遷得。惟是死守為是。語意當云君自料仁人之言。有如太王乎。歸市之衆。有如太王之民乎。則爰方啓行。舍舊而新可也。不者。惟是身當禍福。衆共安危。以明效死之節而已。始教之以效死。勿去。終教之以世守。諒滕所可為。不過是。

一策也。

魯平公將出 二節

將見將字便介在疑信之間將出未出之際所以小人得乘其間臧倉欲沮其見乃以巧言投之有司即掌駕者何哉至賢乎一氣說下言何哉君為此輕身先匹夫事也以為字與何哉字相叫應臧倉所認禮義只是品節人事裁制人情使豐儉厚薄一致非隨時因分中正之禮義也厚母薄父正見其不知禮義不得為賢奚為句究其所以不見之由亦欲破其說而使平公終見之也是以不往見謂其後喪之踰不得為賢也前以士四句非問辭蓋即上所謂踰者而指言之此四句一氣說總在祭禮上言勿以上二句指喪下二句指祭正子本只用前以三鼎後以五鼎來解他却先說前以士後以大夫直是露出土與大夫字以陰折之耳二鼎豚魚腊士祭禮五鼎羊豕魚腊膚大夫祭禮不暑謂三鼎五鼎乃定制不可違但為棺槨衣衾則人上得以自盡不拘士與大夫也美

字應踰字看貧富不同亦根為字與大夫說貧則無財不可為悅富則何可儉親此正孟子之順理合義處安得為踰

附攷人物考云孟子之父激公宜早死其母仇氏三遷而教之則孟子幼時即遭父變安得以前後之踰病之也不知隨事順禮因時制宜正為禮義之所在者乎

娶人臧倉者名文云夫魯平公將出記曰娶人臧倉者此時彼或有所聞說未可知也第書曰娶何醜之也我知其名曰臧倉何著之上者也書曰人何賤之也氏令天下後世得冥其罪也中之人始進則為媚臣必撥捨事形以結主知而隸親臣之口將因變以生巧漸喻以色則為私臣必輪納衷效以堅主知而居重臣之問將因變以生奸再假以事則為侵臣必移易喜怒以塞主聰而既望臣之微將因變以生毒巧則不論是非奸則不論忠奸則不論勢資竊位真所謂人無復羞耻者也試令臧倉平旦自思所變者何則不論小人之餘臭而百好者不為顧慮與賢者爭處一堂之上乎著臧倉之名見小世不能改者

樂正子入見 一節

日書為卷之三十五

樂正子入見數語。全有尤人意。故孟子總而歸之天。克告於君。即見繹山下之語。為此來見。

附攷按廣文選。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借道孟子于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願學孔子。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何為不見乎。公因許之見。是為証佐。

臧倉沮君。即後喪踰前喪之言。為此不來見。行止就君子之道言。不作人君求見不來見說。或字要看得活。使尼以人言。而其所以使所以尼則天之所以在也。故下文緊接行止非人之所能也。遇字重看。以際遇言。須是志同道合。忻然交歡。非以一見為遇也。不遇既在天。則倉亦人耳。安能使之不遇哉。此見孟子以天自安。而樂克可以無尤者矣。行與止俱宜在道上看。不在人主上看。而不遇字。須看得深。如諫行言聽。斯道大行。王如用予。天下舉安方。謂之遇。非止一見已也。若以見賢為遇。則梁齊諸君。豈不見孟子乎。而乃曰不遇何也。天以一時

氣數言與命字稍別。

夫子當路於齊

章句問時勢德三項。平重否。曰全重一個德字。且時勢二字亦不宜平看。當重一時字。而勢則伴說之。蓋當時所慕管晏者功耳。而至於生民憔悴。仰慕飢渴之思。誰能仁政沃之。故孟子把德字去。壓倒他的功字。而德之所秉者時。在文王則難。在當今則易。故下文推今時。與惟此時未有甚於此時。疏於此時。都形容時可易為。而勢字一邊較輕。蓋地方百里。可王與王不待大可見。無此改闕之勢。掀揭事業。亦做得來。况有此萬乘之勢。而當易於飲食之時。因人心以運仁政。轉盼即究。隨施見恩。故不必百年。亦不必繼世。而事半功倍。時為之也。齊王交手不以是哉。而奈何。慕君伯君。顯之功與。

夫子當路於齊

一節

當路謂要地。許者自期之意。乎字尚未敢必。孟子之能為不知孟子之不屑為。

者也。子誠齊人，此就議論上見其識見之小。蓋齊人耳濡目染，所尊尚者惟知一管晏。今子信耳徇目，所稱道者亦惟知一管晏，非誠齊人而何。而已矣者，言外有此學術事功，光明俊偉者，皆所不知也。

或問乎曾西

一節

此言管晏為聖門之所羞稱，重下段不平看。蹙然者為其擬之太高而不安也。艷然者為其擬之太卑而不悅也。畏是敬畏。曰先子之所畏，見已不逮先子甚遠。又安敢當其所畏得君專在獨任上見。行政又在四十餘年上見。功烈卑在所就，伯功上見。勿認一匡九合處為卑。一匡九合儘不卑。所少者之光明正大氣味，故卑之耳。

曰管仲曾西

一節

不可說曾西不為。况我又賢於曾西者，只說我與曾西同一淵源意。近見一說亦不用同一淵源等語，只以願字與為字相呼應。凡人願則為，不願則不為。管仲曾西之所不為，是彼固不以自願也。而子為我願之乎，亦脫洒。

曰管仲以其君

手也

管仲節盛稱管晏之功，以申可復許之意。伯以功言，顯以名言。而以字有力，謂能扶持左右之也。桓公威信服天下而為之盟主，故曰伯景公未嘗為天下至盟，但其聲名著於列國，故曰顯。丑只認管晏之功盛大，故孟子以致王壓之。以齊王以字就頂上二以字對上伯顯字說。言管晏能以其君伯顯未能以其君致王，我則以齊王之甚易，不特君伯君顯而已。此正見其不足為也。

曰若是則弟子

一節

大行。舊云兼政教在武王為政化大行，在周公為教化大行。玩註意武王周公當合說而大行二字當總結武周之後，不宜有兩番大行也。大行即上洽字意。朱子解必世後仁謂教化洽也，似與此同。

曰文王何可當

一節

此節由湯至失之是時之難尺地二句是勢之難是以句總承時勢說近見一說聖賢肆口成文意趣流動不必拘七時勢甚高朝諸侯即是有天下強既失而復有之也只是振起之耳故家是舊臣之家遺俗是舊民之俗二者在下流風是先王修身齊家之化善政是先王綱紀法度之重二者在上俱是世澤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四人皆同姓膠鬲異姓又有此五人皆道隆德盛之賢人相與扶持將傾之天命萃將渙之人心蓋有不遺餘力故紂之有天下久而後失而不失於文王之時也故字承餘澤多賢來尺地二句言商家一統之盛而其事指紂文王猶方百里起此百里亦是商辛之地與民也起字如起家之起言方以此起尚未能混一之也總來見得時勢之難故致王之難若論其德則何可當

或問時與勢平對否曰亦須重一時字由湯至久而後失之總是世澤之遠以見時之難至於尺地二句亦承世澤之遠來就在時中見出一統之盛非另外一層也未句是以難在難王上看統承時勢之難來

齊人有言曰

一節

齊人之言本以待時譬乘勢孟子引來則時勢俱重今時則易然也包時勢在內今時由言今日言今日之時勢則易於文王然也此句極點得透醒勢以齊國力量言時以天下機會言

夏后殷周之

二節

夏后一節正見今易之易夏后殷周之盛七字重看言雖盛時未有過於千里見齊千里之地為廣也與文王百里之地異有民則有雞犬雞犬之聲相聞此見民之稠密與文王之民異言地已廣不待再開闢民已衆不待再完聚行仁政要本勢說乘強之勢宜用恩故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且王者節正見今時之易且字聯上意來言有這般勢了倘非值時亦是難濟且王者數句見時足以有為文王至戰國七百餘年而王者作何等踈與商之賢聖人七作異竭民

財斃民力。何等憔悴。與商之餘澤善政異。飢渴二句。以况憔悴之民。易為德不待深仁厚澤而後厭乎人心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 一節

引孔子之言。只証行仁政而王。與飢渴易為飲食之意。孔子言德之流行。謂德行原自速。况有時勢乎。德是根於心。而措之政者。傳命雖速。猶計程而達。有漸而至。若德之流行。由吾心而達之。便可頃刻及天下。始於朝廷。終於四海。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比那置郵更速也。德字對命字看。流行字對傳字看。德之流行。指德澤及民者言。老幼上天下。天下可運於掌是也。一說德字對命字看。感人以言。不如感人以心之速也。似亦有理。引孔子之言。不可說時勢在內。殊有碍。

當今之時萬乘之 一節

當今之時。易也。應王者不作。萬乘之國。勢易也。應夏后節行仁政二句。應德行速節總承上而斷之也。故事一句對看。文王言行仁之事。半於古人。不必有聖人之德。不必有百年之久。而致王之功。倍於古人不止於三分有二之歸。惟此時為然。兼時勢說。與今時則易然。相叫應。正所謂以齊王由友手也。非德加於文。而今之時勢大異於文之所遭也。觀此則文王之功。且可許其倍之。况管晏區伯顯之功。又何足為而乃願之乎。

夫子加齊之卿相

章句問此章舊作五段看。殊欠貫通緊要。此章血脉何如。曰總是不動心得統於孔子。而知言養氣。乃推不動心之由。不宜並重。還須重養氣一邊。中間持其志與集義。乃孟子一生聖學得手的大頭腦。不宜輕看。蓋心與氣不是兩項。而知與養又不是兩事。心體虛靈發發處是知。而虛靈運量處即是氣。是知言養氣。統是完一個先天的。心體故知得到。又要養得到。養氣不是養血氣之氣。統著血氣便是默舍之勇。吾心中之道義。是天地之正氣。人生直方之本體。不比得默舍之客氣。游氣。故氣外無理。心外無氣。理氣合一。乃能剛大。乃能合着天

地本來的真軀。故可以充塞兩間。是氣合理而充塞。養氣必集理而後完。充塞之體。夫是以工夫在集義。集義即是直養。直養即是能持。志持志即自反而縮。自反而縮中。即包得一段光明之知。正大之神。知言養氣俱會於中。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一生學問盡在於此。

夫子加齊之卿相

一節

公孫問意。承前章來。丑以管晏不足為齊王由反手。故曰成王伯不異動心否乎。非謂孟子以卿相動心。謂王伯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否。言心不動也。四十字不閑。心不堅定。難與擔當乎。艱大。養不前定。未可力制於倉卒。我之不動心。素養自四十已然矣。即今加卿相成王伯。直人世之客感。性分之緒。餘何疑何懼而復動其心哉。動心最細。只隱微畧有所移。意氣畧有所加。便是非必恐。懼疑惑也。註恐懼疑惑四字。從知言養氣上生來。然當公孫丑發問時。何嘗知孟子之知言養氣而處有是意哉。此意且斟酌。

告子先我不動心

動其心

問告子先我不動心。至反動其心。數節何如。曰。引告子來形容自家不動心之易。又引北宮黝孟施舍。以形容告子之不動心者。氣也。見告子是黝舍一路人。此為客氣。引曾子以形容己之不動心者。自反而縮之理也。見己為夫子一路人。此處就舍願學孔子。并下文集義直養持志之意了。下面知言數有反七覆七。不過明自反而縮之意。

曰若是則夫子過

不動心

丑見孟子勇於擔當。故借孟賁以替不動心之難。不動心本難。以前用一先字。便見非善養以俟之。便見強制之意了。告子未為知道者。乃能先我不動心。此安足為難。故言不難。所以抑告子也。

不動心有道乎

一節

不動心有道且大槩問。非專問孟子也。曰。有亦虛答他。註心有主則能不動。又

推高一層下文以必勝無懼反身循理為主。二主字從此字生來。

北宮黝之養勇也 一節

此下五節正承有道說來。北宮黝是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不膚撓不目逃。二句。孟子畫出北宮黝底像其膚撓然而不撓其目疑然而不逃不可添被刺之說。此解極當。或云其勇不可犯不至於被刺而撓且逃又多了一層。不似孟子語氣不受至反之語意俱貫串。言非惟不受於褐寬博之賤必欲刺而報之。而無可畏憚也。雖高乘諸侯挫之亦必不受而刺之。無異於褐夫視天下安有可畏憚之諸侯乎。非惟不受挫必欲刺而報之也。雖有惡聲之至亦若市朝之撻而必反之。况挫辱之不止於惡聲者乎。

孟施舍之所以養 一節

孟施舍是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通節皆舍之言。視不勝猶勝尚未會若真作不勝則下句說不去了。量敵一句。雖譏列人然總是表已無懼意。量是料人之虛實強弱也。慮是料已之勝負必勝算在我也。其中就有不敢進與舍意。故曰是畏三軍。舍豈為必勝二句。又自解其視不勝猶勝意。無懼者可進可會勇往直前而無難色也。總要描寫他無懼意出。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 一節

夫二子節不重較二子德功。只作過文。以起曾子之大勇耳。舍黝本非曾子子夏等倫。只以兩個已字兩個人字說他氣象略相似。二子之勇俱是血氣。故未知孰賢。但黝務敵人操許多心。與人角未必人上皆勝。便是博而寡要。慶不如舍之所守。勝如是不勝亦如是。又在於已更得自由守約者。不是守這約言所守得其約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 一節

大勇不專是尚氣。只是尚理。不專勝人。只是自勝。故自反四句抑揚重下二句。蓋不縮則屈在我。即是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褐寬博者得不慊之是我畏。

得寬博。非是我不敢恐懼我也。自反而縮。即下文直養之直。剛大全我義不敢。屈克塞無前。故千萬人必往。此節包下文全章之意。竊學與集義等語。不過應此二句耳。非另作一層。

孟施舍之守氣

二節

問何如守氣。不如曾子之約。曰守氣亦自心上守。但所守者心之氣。而非心之理。不知心之生。處是理。亦是氣。他只是將心空。上自守。使心中生上之氣。不為外面所撼。動何等費力。若人以理加我。上又何以當之。何如以心順理。隨事協宜。只是一箇心無愧怍。義影不慙。何等簡要。何等省事。故曰不如。不如舍者。以人已言。不如魯者。以理氣言。此宮勸孟施舍之養勇。告子不動心之流亞也。曾子告子襄之大勇。孟子不動心之淵源也。註中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句。宜體認下面以直養。即是自反而縮。塞天地。即是千萬人吾往。敢問夫子之不

一節

丑不能嘿喻。故又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下面孟子所答。不得於言。二節是告子不動心之失處。知言養氣是孟子不動心之得處。言以明理為達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之思索。恐心因言而動也。心以順理為安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氣之變化。恐心因氣而動也。如人處事。或當剛而柔。或當柔而剛。固是理上不安。亦緣氣質偏駁。今却只說我念頭把捉得定。全不去變化氣質了。此例最明問氣體之充。即下浩然之氣否。曰然。且志至氣次。時說有作志。至於此氣。即次於此心。要視便視心。要聽便聽次。字作旅次之次。何如。曰此意發明志氣合一之妙。亦好。然註中藉說亦不可全還。依舊為安然。則持志即是無慕其氣。作一層工夫。還是有兩樣工夫。曰全重一個持志工夫。全在此。無慕其氣。無工夫矣。何也大凡心為主。氣是後心能降伏得氣。不能降伏得心。上中不得當。自心上求。空上在氣上求。自不濟事。故勿求於氣可耳。蓋所重在心也。然不可有固不可而

可者亦未盡為可也。觀下文志氣相須，可見於氣上調養得好，亦不為無助於志耳。大抵志氣原不相離，志即性靈，附托於氣而後見者；氣即性靈之所附托而發用者。其發用處在天理上，以性靈為主，即所謂志。若在人為上，不出於性靈便純是血氣，不免於暴矣。心不在腔子裏，則視聽言動一切作用皆從和處奔走，非所謂暴乎。無暴句全從告子勿求來，他只要一個氣定是氣上做工夫，是倒做。孟子持志是心上做工夫，是順做，無暴其氣無工夫，工夫全在持其志一句，是孟子學問大頭腦。

既至焉氣次焉

一節

向不知孟子言次乃即次之次，認作等次之次為在。所緩遂疑氣暴亦何傷。不知志氣有互動之機，所以當交養也。志一二句重下句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為之動而從其役使矣。苟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一及為之動而遂以放逸氣之動志不止，蹶趨九視聽言動氣用事，到時處皆能動志，蹶趨二句不過舉易見者為例耳。蹶是忽然趨，雖着意亦非預擬之者。倉卒不虞之際，皆物感觸形而縱其血氣所如，是以外履險則心之寧靜者，挫外造次則心之虛寂者，亂故反動其心，即趨蹶而驗氣一動志是氣之不可暴也。可見告子勿求於氣，即是暴其氣，并其所謂持志者亦非矣。曾是以為不動心乎。志一動氣，一動志或欲兼善惡說，愚謂此明氣當馴致而不可暴害其意，似只就不好一邊明之。况此章論心不動，乃以不動為好也。今日動氣動志動其心三個動字皆不動之反，俱不好字眼也。故氣一動志，朱子則曰志一反為之動，蹶者趨者，孟子原曰反動其心，玩反之云者，則動志動心之動明是不好字眼也。况作好一邊說，則志之一既是好的，一而氣即該和平不動矣。氣之一既是好的，一而志即該寧靜不動矣。乃曰動氣動志何也。此處最當認透，或欲不粘善惡俱虛上說，亦妙。

敢問夫子惡乎長

一節

丑問孟子惡乎長承上告子不動之失來。註何所長而能然，上字指自然不動。

言知言養氣且虛看恐碍下再問意二我字對告子言謂告子如彼而我之所
長如此也長全在知與善養上須含下意渾上發之方妙曰知言則舉凡者
鍊者與夫是非之錯陳者一一而剖析焉探其發端直窮其究竟此心於天下
更無所疑曰善養浩然之氣則舉其盛者大者與夫流行之不容遏者優游而
保合焉廓其本體并沛其大用此心於天下更無所惧此有生而不能動所以
長於告子者以此從盡心知性來其有源委言之合理者易知當時處士橫議
其似是而非者最難辨宜重和與非遠觀設淫一節可見以善養為復其初亦
是氣本浩然直養之無害之而已矣非有加也知言養氣皆詣成功言工夫都
在前面其功則集義是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一節

難言非真不可言只是道個微妙語頭耳蓋氣無形聲心所獨得學者須工夫
到頭方以氣充滿庶幾可識若稍不到頭而遽以言語形容則微言之涉於晦
顯言之流於粗模倣之不得其直揣摩之僅得其似豈可容易言得誰言二字
謂須寔體也非漫無工夫者可識也

其為氣也至大

一節

至大節就難言中指出一箇浩然體段與他看體段猶云形像模樣耳非體用
之體也時說與下節躰用分對甚謬二至字重看至大至剛要說原委天地有
正氣人得之以有生此氣所從來旁皇周浹溢於象先而不可限量蓋大之至
也渾淪貞固貫於物外而不屈撓蓋剛之至也至大至剛便有塞天地之氣象
以直養而無害直對枉看生理本直順本體做出而勿加雕琢便是直養直養
便是無害非直養了又須無害之也直養句輕必云然者驗諸善養方得其浩
然處也全不着工夫上說塞天地之間句要體認人與天地本同一氣稍有私
意插入便與天地之氣不相似耳惟直養無害復了原初本色則在我的即是
在天地的但見舉目間充塞無間不知其孰為吾之氣孰為天地之氣真個是

塞乎天地之間非把吾身之氣去塞之也。只就氣上說便是浩然意。

其為氣也配義 一節

此節說氣之功用正塞天地中實事。固不可云塞天地之後方能配道義。亦不可謂即其充塞者配之也。其為氣也承直養無害說來配義與道要得合而有。助意明白道者天理自然是見成道理。義者人心裁制是作事合道理。道義總是心之本體。氣是心之妙用。初養時道義完全氣已得之為根。抵到發時氣便贊助道義一併出來。二者相合少一個不得。豈不是合而有助語意。重氣助道義一邊人能養成此氣則一種奮發激昂。舉凡利害禍福都阻抑不得。此正氣之作用處。無是餒言無是浩然之氣則其體不充。雖有道義當為的事亦委靡退縮而餒矣。豈能配乎。此句輕只反言以足上意配義與道。或欲做直養工夫如此看却於配字說不去。或欲做氣原是配道義無是不做氣看。做無道義者如此却與下之行有不慎於心則餒矣。又推重承上文直養無害說來言能直

是集義所生者 一節

此節論養氣不外乎義而因明外義之非。是字指塞天地配道義說言浩然之氣至於塞之配之而究其所以生却由集義來。道義本是一物。自直方言曰義自散見言曰道。言義而道在其中。集義自心上說方是義。內本意集不可作積說。文云鳥止於木曰集。義者心之宜也。集義云者是念上合天理事上合天理。把義集在心上。義在心則心體明淨。自無愧怍。此氣便自浩然而塞天地配道義。盡人盡物參天兩地由是而出。謂之生者謂自然而生。非吾心本無而忽然

生也。襲如服襲之襲。只在外而推飾。凡事惟把義來苟且鋪襲之便。欲沛然行之而不疑。此等人終是虛心軟脚。雖或一時毅然有為。誰保其不傾仆也。襲與集對取。與生對行。有不慎於心。以下正明不可義襲。而必須集義之意。要玩一個有字。義自心制。氣自心出。人之心行。有不合於義。一念不自快足。此氣便不可強之使充。即氣之餒。由於行之不慎。則義不在外明矣。我故謂告子未嘗知義。正以其外之也。惟不知義。而以為外。又安能集之。以生氣哉。襲是從外邊加來的。告子是求心於內的學。以此為義。襲恐不足以服告子之心。但告子分於內外。謂我心性是無善無惡的外邊。一切輕重長短。自有一定之義。隨物付之而已。猶彼曰。彼長而我長之白之。從自白於外。非有長於我也。即所謂義襲也。孟子却以我長之白之為義。之由中。出輕重長短。由我權度。萬物皆備於我。即所謂集義也。合內外之學也。集義與義襲有辨。集義是時時求慎於心。從自反上做工夫。心安集是義。襲是事。求合於義。不求自反。未免有違心之行。所以謂之襲。物理不外吾心。世儒格物謂事上物上皆有是理。要去格他。正是義襲之學。行有不慎於心。是申明集義所生也。義外是申明義襲而取也。正所謂毫釐之辨。王伯之所由分也。後儒訓集義謂事皆合理。正是說了義襲工夫。而集義之旨。遂亡。若以一事偶合於義。為義襲。告子一生合義。先孟子不動心。豈可以一事指之。以集義為事。皆合於義。則遺心而論事。與下不慎於心。不類矣。一事偶合於義。本文原無此意。二說俱有妙理。

必有事焉 一節

此節上四句。是集義養氣之節度。下詳言助長之害。於忘勿把忘與助並說。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本是四件。然有事勿正。是一串意。一必字。三勿字。最喫緊。必有事是時上去。集義着落下工夫也。然方為其事。而遂計功效。是一邊集義。一邊期氣之充。非有事矣。故戒以勿正。然勿正。易流於遺忘。故當勿忘。勿忘。易流於助長。又當勿助。四句總以集義為主。只是常上存心。一於義不要期必。不

要放懶不要加着意思如此方是純一不已之工夫義方能集。義自然生氣不必於氣上理會也。總着意在氣上理會便是正便自忘便自助私意夾雜心便不純安得謂之集義。氣何由生正忘助三字相因皆足為害然助長是血氣用事的人氣未能浩然只管張大振起來凡事勇猛向前便要發揮去做及事勢危蹙却逡巡退縮所以其害甚大故下專言助長之害引宋人重苗稿意下而又害之與此句正相應憫即正字偃即助之助便該正上之不得故助也天下字屬養氣者說言由宋人助苗而觀天下不以助苗而助氣者蓋寡矣無益者只是氣不能生若培養起來猶尚可為如苗將棄之生機尚未絕故云不耘苗害之者謂勉強要向前去做見有不透一被事勢搖撼便跌倒遂索然阻喪把浩然本體通害了如苗之偃一稿而不能復生非屈折此氣而何此其為害不甚於忘乎五句俱就氣上意說知助長之害則知氣非義襲而取而當以集義為事矣所謂善養浩然之氣者如此以為無益而舍之者或云以氣為無益

言彼以義為外無益於氣舍之而不事者猶之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振百者也則非但無益於氣而已而又害乎氣也此害字非指餒弱也蓋不以義滋養之則餒弱不能充長此是無益於氣處害是那助之長使氣之發皆是粗很強暴以至摧而撓折挫而頽喪方是害也據告子勿求於氣似忘其實是助蓋彼不求心之慊只一切害置悍然不理若正氣模樣令人撼動他不得豈不是助他長不消說到長出一段疆陽客氣總是助長據其一味硬制不理人急速欲心不動處便是助了與宋人一般害字與上文暴字一樣

必有事焉長也名文云蓋集義者非集其在事之義集其在心之義也在事之義者有時離故有事可無事亦可無事亦可在心之義無時離故有事可無事不可動者皆事也境有寂感而寂則義內離感則義外離則所為守之靜而操之感者皆事也而安得無事乎夫有事則其功專心似可死他擾而事外之心變而一時之心為持久之心能將并其亦誤用也必有上事則其功恒心亦可無中是心之正也吾恐計功之念起而事分其勿正乎有中事而散數是心之忘也吾恐急忽之念乘而事缺其勿忘乎有久事而欲速成是心之助也吾恐矯揉之私作而事荒其勿助長乎其為有事之主者止一心而三念並同非

乘其急而馳驟即乘其緩而解弛而不疾不徐參和于自然之境則集義之
功力到矣其為有事之時者非一息然一息而三念起矯急之弊入于緩
矯緩之弊又入于急而有意無意湊合其當然之符則養氣之節制適矣不
然而事死專主即均調其心止為空時而非實詣心有出入即動趨其事止
為形勞而非神適其
於集義何有當焉

何謂知言 一節

此為告子強制其心而發也。知言節舊以因外知內。即始見終分看何如。曰此
亦覺板只重上四句。下不過甚言其流弊之必然耳。大抵此節為異端揚墨而
設人之言本於心。體光明何言不達。異端之流只見得一偏。故其詞因之偏
既為一偏之論。則必辨博以濟其說。故其詞淫。如水之浸淫衍溢也。蓋為偏
見陷溺寢深。而然。雖偏見猶依之名理。及其陷溺既久。則名理亦不復依傍。
勇於背而去之。與道全無干涉了。而其詞純是一片和說。略無依稀近似矣。故
和則叛正愈遠。而離道愈甚。錯了一個拍頭。差了一條歧途。茫茫何處為正道
乎。凡說傍此名理。猶有可通。一片和說。支離無謂。舉天地所不見。耳目所不歷。

胡說亂道。連自家不能解自家也。說不去。道東逃。西以避攻擊。此由窮而不可
通。故其道至此。相因之病。節上深去。又須看四個所字。蔽有樣蔽。如為我所
蔽。薰愛所蔽。是其受蔽之所也。知其偏。設在某處。則知遮蔽在某所。知言云者
知其所也。淫和道亦然。政事不是有位的政事。有位無位皆有政事。政即大綱
事。即小紀。如有子所云。大事小事一般。聖人復起。二句。只帶生於其心。四句。不
必帶上四知字來。生於其心。是蔽陷離窮之生於心也。此為心術壞。故百行皆
壞。上四句是和說。下四句是說行。都重到心上去。四個知字。是根知性工夫。其
根源即下文學不厭之知字。

宰我子貢善 至末

宰我子貢至末。願學孔子是矣。下面許多問答。血脉何如。曰許多說話。都要
歸在學不厭之知。教不倦之仁上去。蓋既聖二節。是擬之聖而不敢居。竊聞之
三節。是擬之大賢。擬之一偏之聖。而不欲居。所願學者。惟孔子而已。學孔子不

是學其仕止久速之行事學在心術孔子之全心休典會千聖百王萬古之道
統全在知仁二字下面賢堯舜禹王出類萃皆不越此故此二句須重看聖
賢精神命脉全在於所謂智者不是知禮義無窮之謂心中透休明莹輝映
昭徹生机滾上一刻掩不得自一刻住不得自然緝熙罔間純亦不已若稍查
滓昏滯使停息矣何能不厭不厭處即是智此是完却一段光明朗莹的心脉
惺上不息虛靈不昧故光景如此不倦處即是與物同體無纖毫爾我盎然如
元氣之周流而無間即是仁即麻木不仁之仁即是立達俱運之念不是平
對仁上即智之流行處要重到智上來故子貢不曰仁與智而曰仁且智見得
智是大學之明德完却光明之體為甚難故曰夫子既聖矣且如孟子曰我知
言我善養則知言作一個入聖的門路是孟子善養亦根知來而孟子之願學
以此這一個仁知的心體即是接堯舜精一之傳盡性踐形出類萃的根本這
固即是下面之德發出來是沙藥中和之妙生民未有與夫盛於千聖百王全

在於此子夏顏閔諸人一體具體只是合着這個心體而工夫未到純熟故孟
子舍之夷尹做到純熟便是仁只却偏於清偏於任是知得欠完全欠融徹畢
竟是一個半邊聖人不是特中集大成之妙故孟子云不同道善道貴全又貴
圓暢不局上於偏說故願學孔子正是完全此心體以知言希其知養氣希其
仁蓋養氣由於集義不褻一點私心即是孔子之仁下面夷尹非其班孔子獨
得其盛都是根學不厭二句來總根一個仁知蓋孟子論孔子與夷尹之所以
同却不從心源道術上說同而言朝諸侯有天下與得天下不為正是為啓下
文孔子獨盛的張本孔子獨盛賢堯舜冠百王雖在事功上看却是盡心盡性
的事功不是看得粗的千聖一心萬古一道孔子獨以仁知獨會心體完上全
上可傳之萬世超乎百王衍堯舜精一之統全在心上看若以德行粗迹上看
如得有里之地而君之其轉移化導之妙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其聲墓如此
其小興王如此其大宣是尋常開字啓疆故事然令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小

中庸

卷之三

五

可曖昧。便可得天下。他亦不肯為。直是俊偉光明之行。感化乎人。這等事功。作用豈不卓犖。然却非是孔子做得來。即是夷尹亦有此手段。何待孔子能如此。孔子為生民未有之盛。正以其不為君不有天下耳。正不在乎這些事業。便是舜冠。有王出類。萃正為他無位而不逼。上於事功。專是養得仁知的心體。光淨。這個心體。闡精一執中之傳。使之不朽。便是賢堯舜之遠。蓋一時與萬世較。何其遠也。以此斟酌四代禮樂。一貫大成之妙。會德政禮樂於一心。却不是冠百王。以此仁知之妙。還本來性體。而踐形出類。却不是盛於千聖百王。可見孔子以仁知完却心體。萬古莫及。不消論到。有下耳。孟子學孔子以完此心體。知言養氣無愧此仁體。

宰我曰以予

一節

宰我以事功知夫子賢於堯舜。謂堯舜功滿天下。夫子又推明堯舜精一執中

之傳。以垂教萬世。使世上知堯舜道脉。以萬古之事功。與一時之事功較。不惟賢之。而且賢之遠矣。賢即過之。上意勿說壞堯舜。昔人云天不生堯舜。一時無極功。天不生孔子。萬古如長夜。信哉。即宰我之言。而其所以異者可知矣。

子貢曰見其禮

一節

子貢以德政知夫子。前五句泛言群聖。下二句推尊至聖。政紀綱法度。所以為治者。禮是文為制度。所以文飾治道者。見其禮之或煩或簡。則當時所行之政。或質或文。可知已。樂有盡善盡美之不同。德有性反之不同。問其樂之或美善與否。則當時所具之德。或性或反。可知已。要重德政。不重禮樂。百世二句。只申兩知字。等百世之王。以禮樂言。第百王之德政也。莫之能遠。謂德政之善否。莫能遁其情也。自生民二句。緊接上意。謂因此而見自生民以來。至於今。其間有德政之善者。亦一時之德政耳。未有如夫子定禮以寓政。萬世之章程。斯立。正樂以昭德。萬世之和平。攸開。豈百王之所可及哉。即子貢之言。而其所以異者。

可知矣。予貢主意只是見得夫子德政亘古莫及。故言我從禮樂中見百王德政皆莫能及。蓋千聖讓德百王讓功。適生民而未有也。嘗說謂由夫子之禮樂見夫子之德政。不似親炙門墻者聲口不可從。又有云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少遺。忒非其虛靈洞徹之極。何以有此。夫子所以擅生民未有之盛也。另一見解却甚有理。俾以參閱。

有若曰豈惟民哉 一節

有若以類萃知夫子。兼道德事功說。豈惟民哉一句喚起下文。這裡就含個類字。與下類也亦類也相呼應。言如其類而已。則天地間豈惟民有民之類哉。即麒麟之仁而比之於走獸。即鳳凰之瑞而比之於飛鳥。即泰山之高而比之於丘垤。即河海之深而比之於行潦。均一飛走流峙之類也。聖人句繫承上類也。句來以終。豈惟民哉之意。出乎其類。又承上亦類也。來援乎其萃。就在出乎其類看類。以稟賦言萃。以共處言。二句語平而意串。如形類斯人而獨能踐之。

性類斯人而獨能盡之。既高出於倫類。則在一國而超乎一國。在天下而超乎天下。便接出許多人矣。此見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然孔子又出乎群聖人之類。援乎群聖人之萃。聖人是同中之異。孔子是異中之異。與麟鳳海岳一般。何等極盛。即有若之言。而其所以異者可知矣。麒麟數句。就同類看。若單出當就異上說類也。意綴中方用若。就同言則做下類字了。看來彌引前言不一而足。直有揄揚之不能盡。比操之無與倫者。願學之意。可想所謂雖未能至心竊向往之也。夫我所願學者事業。且出乎二帝百王群聖之上。豈以百王之業動我心哉。

宰我曰以予觀於三節名文云盛哉夫子乎。彼其聞宇宙未有之文章上。不迨唐虞之剏建。緝累朝已陳之名物。下不及列聖之彰明。則以為生民中一民已耳。而宰我乃謂遠賢於堯舜。子貢亦云。總頭乎百王。何哉。倘亦以揭道而兼訂正於絕代者。其功合故真源。非割晰弗。豈有堯舜不可无。夫子而禮樂經剛定。始純有夫子直可無百王。此真生民以來未有者。豈自有生民而天地之靈。異不為天地用。而為生民用。自有夫子而生民之靈。異不為生民而為立生民之極者。盡故天下皆類。而聖人出。出乎類。天下皆萃。而聖

人独拔乎萃。圣人皆類萃中之盛。而夫子独出類拔萃中之尤盛。祥麟耶。瑞鳳耶。太山之峙。而河海之閏。耶。有若所以称未有矣。

非心結
曰其入也

取其首餘財

掠其土籍賤也

尚其財盜甲也

天不助其出也

天不助其出也

天不助其出也

新鐫朱太復授兒四書主意心得解卷之八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全

王伯二字是定其人品之誠偽。非論王天下伯天下也。仁以及人之澤言。德則仁之根本也。心本不在於仁。徒恃土地甲兵之力。欲以劫制乎一世。而借個行仁之名以濟其私心。此陽示以仁。陰脇以力。乃偽為之仁。自外襲者。故曰假得於心者。渾是一團慈愛懇惻。本此心而推之於政。無道非仁。于以濟億兆於元。此是至誠無偽之仁。由中出者。故曰王。必有天國者。國大則有力。可假。乃成其事。不待大言。仁由心運。何待勢行。故湯有實德。以七十里行仁。而與商。文有實德。以百里行仁。而與周。王何待大耶。以節以德。以力仍蒙首節。以德以力來服人。意藏在以力假仁。以德行仁中。故此便說以德力服人。謂以德力得人之服也。力不贍。謂他力強。我力不足。敵他無柰他何。不得已屈服之耳。中心悅而誠服。一直講中心悅。非外貌也。誠與偽反。誠服是正意。中心悅又稍在誠服之

前此蓋接之以其中之所固有故效忠獻款不絲繩而自聯也如七十子緊連中心悅句說只是形容其服之誠耳引詩則証王者心悅誠服之說蓋武王就其行王道而得民心之悅服者原無兩意與他處引証不同以聖教王化平對者非也獨引孔子者孔子本一布衣是不以勢力位號服人者又當時遭困苦而七十子無離心正見其誠而無所強處無思不服猶言無不心服也不可以孔子為服之誠無思不服為服之廣以後無一章不帶孔子言即無孔子亦是曾子子路皆是願學之意

孟子曰仁則榮 畏之矣

仁不仁以行事言實本於心之存主處榮辱就國勢上看榮不自至惟仁則榮辱不自至惟不仁則辱此兩句就含下面自字意惡在辱便是好在榮而若何其自居於不仁則非所以遠辱之道矣故曰猶惡辱居下見竟免不得辱也如惡之緊承惡辱說來言處辱而不知惡則亦已矣如果惡之必須要仁莫如子

魯至政刑住仁一而已輔之者賢能溥之者刑政而時則其會也酒相承通說下德兼賢能士指賢能之人總是有德之士在位在職總是貴而尊之此二句乃強仁大頭腦豫收賢能正為循政明刑計故當外患少息而國家稍有閑暇則及是時與賢者能者明其政刑及是時有皇七惟恐不及意若不及此時而明之則後將無及蓋戰國分爭多無寧日也明有講求振刷意明政是酌其因革損益之宜明刑是辨其出入輕重之等若此畫維若此經畫則其所為國家計者掌無一人一着德威所制不惟小國畏之雖大國亦畏之矣豈不至榮哉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 四節

引詩及孔子贊詩之言以証上節強仁之榮重未陰雨上迨字宜玩徹彼二句志有備也今此二句志無患也言人君治國者不在防已然之患而在畫未然之慮有能以理道為桑土以封疆為牖戶而及時治其國家亦如鳥之及時為巢焉則內有自治之固外無可乘之隙孰敢肆其窺伺而侮之信乎詩人之為

知道也。此聯上節者。都重乘時意。今國家節與上節事。相反者。國家閒暇幸有此時。乃及是時而般樂怠惰。亦惟恐不及。般樂。而忘返。有嬉旋之意。所謂縱欲怠惰也。教慢也。所謂偷安如此。則政刑不明。國非其國。而侮之者。至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結上三節。重個自字。禍福即榮辱也。自已求之。仁不仁也。引詩。應福自已求也。引書。應禍自已求也。此之謂此字。指禍福自已求之言。而證其說見其不可忽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

五節

首節是待士之政。人主所以撫綏四民。經營王業。惟在得天下士。故首及之。尊賢使能。二句一氣直講。賢能皆秀出等夷。故曰俊傑。尊之使之。便是俊傑在位。此正賢路清明。多士彈冠之日。天下未策名之士。孰不興效用之思。而願立尊使之朝哉。玩則字有不待招納。延訪。旁及於天下之意。下三則字亦然。是待士之政行。而天下之士歸。天下之士歸。而天下之人心舉。係於斯矣。市廛節是待

商之政。市字微讀。市是統言之。廛是市中列肆。故曰市宅。官為之以居商者。即都邑後市之廛也。作活字看。謂取其稅也。與下第五個廛字異。法謂市官之法。平其物價。治其爭訟也。逐末多少。以貨言。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如今人貨舖面相似。更不征其所貨之物。逐末者少。則但治以法。而并其廛而不取之。戰國時既稅其廛。又征其貨。而商人不堪命矣。故天下之商皆悅云。

附考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後一區為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宗廟。右社稷。其制如此。

閑訊節是待旅之政。閑所以峻出入之防。恐異言異服來為暴者。故訊察之。而商人之貨所往來。則不征。在市曰商。在途曰旅。耕者節是待農之政。耕者二字。微讀。與閑市廛一例。助者各出力以助耕公田。不稅其私田之入。以病民也。廛無節。是待民之政。此廛字乃都邑左右各三區之廛。為民之市宅。主地言。作死

字看。按周禮鄉村游惰之民。而無常業者。每一夫令他出一百畝稅銀。即今夫差人丁是也。民不種桑麻者。一里中總二十五家。共出布一疋。市上民則不可以種桑麻。而所業者商。又非游惰既賦了廩。取其地租便免此二項。以耕曰農。以居曰氓。其實未必不為農與士。孟子原只說夫里。不必以周禮全文及鄭氏註。又添出家征字。民字從亡。從民。蓋逃亡之民也。許行自楚之滕。曰願受一廩而為氓。此曰天下之民。願為之氓。皆去其本國而來也。

信能行此五者

一節

承上言王政之行各有其應。如此特患今之君莫之舉行耳。信能行三字重看。謂尖上落上行之不徒虛文粉飾也。民兼士農商旅言。仰之若父母。即願立願為等意。子弟亦就仰之若父母上看出。率字屬隣國之君言。濟為成其事。率子弟以攻父母如何有濟。如此只承率其子弟四句來。天吏奉行天命。就征伐上說。天下有播棄負能。橫征商旅農民者。皆奉天以討之。而天下莫能有不從。既奉行天命而無敵於天下。則將代天理物。居位凝命而為天下王。所必然矣。末二句是反言以決其必然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

三節

首句是一章總腦。曰人則無古今爾。我曰皆則無彼此異同。曰有則非本無加益。不忍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德。天地生物不忍物之天折殘傷。公其此心便自生。上不息其視同類之疾痛疴痒。飢寒疾苦。動關氣體。直有惻然軫念而隱然不忍傷者。此自人心之初常竟常流而言。一交於物欲便為障蔽矣。如何能發之於政。唯先王云。有字斯字緊相叫應。一有這心便有這政。如不忍人飢寒之心。便有制田里教樹畜之政。如不忍人近於禽獸之心。便有庠序學校勞來匡直之政。玩一斯字是自然流行。不待着力勉強意。以不忍二句承上起下之詞。以仁心行仁政。則政非徒法。心非徒善。所以治天下可運於掌。運掌不是效言一心運之而有餘也。玩一斯字何等迅快。何有停待。就是下文乍見之怵惕。

惻隱有不期然而然亦是此斯之氣勢。火始燃泉始達其自然而不容不然亦是此斯之氣勢。但人之乍見天機之發至此便住。先王直透到底上曰人皆有此曰先王亦申明皆有之意。與聖人先得我心。賢者能勿喪語意同。重人當法先王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 二節

乍見則卒然之頃。百念未起。安排思慮俱着不得。那時怵惕惻隱乘機發動。只由孺子起念。何曾想着他有父母。又何曾想着我有鄉黨朋友。又何曾想着我不如此便不免蒙惡聲。俱無想也。無想而發最直也。所以驗得人皆有不忍之心。由是二節決人之必有。由是觀之。承上說來。是字指乍見一事言。無惻隱之心。二句另提起。而羞惡辭讓是非皆由此出。蓋心非死物。有觸即流。而總之為惻隱。惻隱者言心之知痛知癢也。總知痛癢遇可耻便有羞惡出來。遇可却便有辭讓出來。遇可辨便有是非出來。要之皆此不忍人之心。非人也。要說得活。

吉無此心則不得謂之人。豈有謂之人而無是心者乎。即此心所發而分別言之。是仁義禮智之端。即端緒謂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仁之端言仁之全體渾然在中。有所觸而惻隱動焉。乃仁之露其端緒也。有此仁方有此惻隱。如叢中錐穎然。禮義智皆如此意。重原情為性所自出。以見情之必有。非因四者之情以著性之本体而重性也。然謂之端便含有可克。而又不可不克。意在上節以惻隱生羞惡。辭讓是非。此以仁包義禮智。亨承上乍見有脉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不忍之别名。不是有四個心。不忍是生上處有生方纔有惻隱羞惡。羞惡者不忍於不善而增耻也。辭讓者不忍於私已而推去也。是非者不忍於昏昧而辨別也。總是個不忍人之心。

人之有是四端也 二節

人之節起下當擴克意首一句。又是起下君臣兩段意。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

是四体。此不是說人必有，必有意上文無惻隱之心。非人節已明言之矣。何俟再推。此二句要把下文不能二字來理會。方見有四端與有四体相似處。有此仁之端，便能惻能隱，便能無所不惻不隱。如有手之能持，有足之能行一般。如此說且與下文自賊上君意亦相貫串。不能者謂不能如先王之有是心。斯有是政也。自賊就君言，賊君就臣言。當重上句末節正勉人以擴充。上三句是泛言其机之本易。下言能由其机之本易而遂充之也。說者謂知皆擴而充為用功之始。苟能充之為能充之極。殊欠體會。上既云擴而充之，如火然泉達便是必至於極盛充滿。苟能充之二句，與不能充之相應。只是上意見其不可不充。豈上面便有半充半未充。至能充之而後為極盛乎。人不是凡有字說知字重看。心惺惺不昧，故生上不息。衆人把不忍之心，怙喪都緣不能自知耳。知是認識其一念之端，正擴充之源，皆擴而充者。不是充仁端又充禮端義端智端。只是有能便充，務要滿此心之量耳。火始然，其然便不可已。泉始達，其達便不可已。人心最靈妙，一撥便發動。直有撲滅他不得，壅遏他不得。與夫始然泉始達何異。善端充長之勢如此。但患人不能充之耳。苟能充之，則吾心分量已盡。而四海皆吾度內，萬物如一体矣。治如運掌，更復何疑。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正見其不可不充也。此二句輕，不過反言以決之耳。知字正與端字相應。在人以為造端，在水火為托始。皆津上炎上不能自己，有壅塞滅息不得之勢。所以苟為充之，便足以保四海。與先王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者何異。保四海正是火然泉達之究竟處，只完得個本然分量。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 二節

夫豎巫匠只閉上說借言引起下意。蓋不忍之心人皆有之。論其初，矢人與豎人寧有異哉。而卒也心緣業遷，一趨於仁一趨於忍，則使之然也。故術句推開說個術不可不擇。意術字該得廣。凡所業皆是。即道術亦在其中。但不可直說到擇仁上。引孔子之言。方見擇術在於處仁。夫人以下正釋擇不處仁焉得智。

之意。仁總是在人者。而以天對言。蓋就人身上指其本然之性。原於天者而言。當以良貴影說。切不可把人爵來形容。元為萬善之長。有仁則萬善雖皆良貴。而仁為統領。凡萬善皆出其下矣。曰尊爵。便見勢力強大者。不得而卑我。意理本自然。而無一毫人欲。何等是宅之安。人當常在其中。不可以須臾離之。若舍此。便無安身立足處。曰安宅。便見勢力強大者。不得而危我。意此吾固有之尊安。吾處之可也。誰禦而乃不仁。可見無擇術之明。

不仁不知

三節

上不仁由於不智。此不智由於不仁。然總重不仁上。蓋仁既流於不仁。則靈机愈昧而不智。註不知禮義之所在。是所以無禮無義。不可以不知禮義之所在。為正指無禮無義說。人役即小國役大國之後也。無仁義禮智何等卑危。不得不聽命於強大。而為人役矣。却欲耻之。其何能免。子人二句。借言役之不可免。知耻之因其知耻之明。而進之以反其所為之不仁。而為之仁。便是擇術之審。而崇尊爵。居安宅。凡智禮義之至貴者皆在我。而人役可免矣。何耻焉。然為仁之机。亦決之已而已。反者如射。須暗影下。射者事講。射者正已。不外內志正外。躬直意。反求諸已。以內志未正。外體未直也。正已反已。不平重。反已上發而不中。暗指人役。我之人。便是勝已者。射者反已。不然勝已者。仁者由已。不然人役者。其機一也。總在已之自強上。通章皆是要自家擇術上。至末特借射作一喻。非至此方露出由已之意也。此意宜體會。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三節

子路重一喜字。人情吝於改過。便要掩飾。見人說他不是。心便不樂。子路勇於為善。故告之以過。則喜。則有踴躍鼓舞之精神。幸其可更宿垢而就新。而大禹重一樂字。以聖人而居尊貴。安用自屈。禹心好善言。故一聞即拜受之。拜則有貶損謙虛之襟度。冀以擴宸聰而裨主計也。故均之為樂善之誠。大舜有大字。在人已兩忘上。見禹與子路只好說痕迹未化。大舜却渾化了。故曰大。

善與人同。正是大慶。蓋善原天下之一。其源頭本無爾我做。在己的固私。做在人的亦私。舜則捐形體忘爾我。以善為天下公共之物。而不為私也。舍己二句。即善與人同事。蓋己是軀殼。人心中只認得有己。便係吝舍不得。如何肯從人。舜心中全丟開了己的。一見人之善。輒從之。而樂取於人。以為善。其舍之也。正所以從之。其從之也。正所以取之。夫安知為人而為己。所謂善與人同者。如此善。是人我一統之善。聖人之心。是人我一體之心。不知善之在我。便是同於人。不知善之在人。便是同於我。善與人同。是聖凡皆平等。如今說作聖。便覺與人異。若看得聖人與愚夫愚婦。稍有不同。即非聖人之學也。子路問過。則喜。豈不能舍己。禹聞善言。則拜。取人豈有不樂。喜聞過而不能舍己。從人。則其喜也。為偽喜矣。拜善言而不能樂取善。則其拜也。為徒拜矣。然使子路禹而能舍己。從人樂取之善。又何見舜之大乎。舜之所以為大。全在耕稼陶漁。為帝。照非取諸人者。自下而上。一生只是取諸人。略無一毫自用。視彼善自聞來。過自告人者。相去不徑庭乎。子路問過。則喜。固極真切。然人不告時。作何商量。禹聞善。則拜。固極真切。然善未聞時。作何功效。惟舜則不待人言。而心常虛。所以為有大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

二節

自耕稼節。在上節樂取內。抽出言之。須重為帝邊。凡人非無樂善之心。一居尊位。則此意漸微。舜忘己忘人之心。自少至老。自賤至貴。以至於帝。樂取之心。無改於耕稼陶漁之日。此真超乎勢利徹始徹終之心也。取諸人句。承上文說下。舜之取人為善。正是善與人同處。舜取人善。上為舜取此善。誠是不專在人。亦不專在舜。分明大聖人與天下人公共為的。到此景象。直是天地同流。萬物一体。氣象有何畛域。有何限量。故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此句乃贊詞。與大舜有大字。正相應。章句三個與人字。當一樣看。纔得正旨。玩註云與猶勸也。不但上文自相矛盾。而語意亦隘矣。看來與人同三字。分明是禹與子路地位所

四書章句卷之五
孟子卷之五
未到。

伯夷非其君 全章

問此章或曰不由其清和。或曰不由其隘與不恭。不由何在。曰此章全看不屑就。不屑去二句。見孔子仕止久速俱無成心。此為不一之時中。他一個執着不事不友之心。到底雖鄉人也不與立。諸侯辭命也不肯受他。看得世界無一個好人。無一處可就。夫是其首陽避北海。擗眉局促舉無可容。是居已太清。視天下太濁。故以就為不潔。而一於清這樣是有隘的病。柳下惠執着一點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之心。一味不自失。憑他們袒裼裸裎。與於汙君卑賤。任他遺佚阨窮。把世界當作個玩弄的戲具一般。那見得可認真的人。那一件可小心謹慎的事。夫是以援我便止。游七蕩七。睥睨自如。故不以去為潔。而必於去。夫是以遂有不恭的病。二子各成一家。一個太認真。一個不認真。皆由去就兩字看破他的心事。若論他生平。或者他處商周衰世。不得不然。但是君子入門。欲正立心。欲圓自有無可無不可。當法彼隘與不恭。畢竟是清和之弊。不是只由清和而不由隘與不恭也。君子不由承去就二字來發揮。為得總見君子所由。惟時乃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曰天時不如 一章

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登下重人和上。兩不如。但在用兵時較量。天時以攻者。驗之地利。以守者驗之。亦偶舉一邊而言。兵單以衛此城池。米粟以實此城池。故亦屬地利。故曰域民三句。非申地利。只以引起人和之。不易得耳。問得道多助。何如便是人和。且人和在未戰之先。還在將戰之際。曰和字對威字看。用威便把人心固束了。域限而不流通。故固字域字都下得好。戰國時只曉得用威嚴以懾服民心。不知大道如春風和氣。盎然宇宙間。自君及民。原只有一點真元太和之氣。交相貫懾。人主為暴戾恣睢。嚴刑厚斂。便覺乖忤。而不得如醫家所謂痿痺。則不仁。是得道者得感孚。聯屬之道也。仁是也。須與尊賢使能五節。

合看。得道我心不與民矣。是君以元和動民。而民亦以元和應我。太和周流無
吟域無涯。無彼此。近助之者。豈有不多者哉。故曰天時地利。不得與之並
也。寡助。不可平。多助之至。四句。不過形上二句。不是另作兩層看。蘇子曰。凡
戰之道。未戰養其心。將戰養其氣。此章總是養心之法。不重在戰上。順之只是
順。歸意。然未便身歸。下有攻戰一節也。

孟子將朝王

全章

此章詞亦煩襍。所重何在。曰。總是重一德字。德者仁義也。致君堯舜湯武
大有為之根本。孟子得統於曾子伊尹。而羞此管仲者。全在此。只為齊王不知
重德而托疾以召。故孟子因以德自重而托疾以辭。且托疾之意。不明於王。於
是出吊。出吊之意。不申於王。於是又出宿。而詳與景丑發明之。無非是德必不
可輕辭。必不可慢而已。必不可召也。然總是不能違托疾之情於齊王。而詳明
不可召之意於齊臣也。朝出於孟子。則可召。出於齊王。則不可。如往也。出吊者。

欲齊王知其非疾而悟其不可召也。不得已。非逼於所要。蓋要字只是迎而告
之。非強而迫之也。蓋辭疾而出吊。本欲齊王知其非疾。今為仲子推辭所晦。縱
不朝徑歸。齊王亦不知其非疾。而無由警悟之矣。之。景丑氏宿亦主悟。王說。蓋
丑為齊臣。宿於其家。而因以形已不可召之意。則王必聞之也。與出吊意同。齊
人無以一段。是借齊人腹誹。一以形已。責難陳善之恭。非此之謂與。豈謂是與
之辨何如。曰。上面謂字根敬君來。所謂不敬君者。非以仁義不與王言之謂也。
只為不應召。即悖乎礼耳。下面謂字根不應召來。所謂不應召者。豈是與礼不
相似之謂也。只為下文不可召以重自重耳。總之。此二謂字。都重一召字。丑之
謂在當赴召。孟子之謂在不當赴召。各有所謂者也。彼以其富。四句。總以勢分
辨之。仁之富在包涵萬理。義之貴在正大光明。一則有待。一則無待。一則假於
人。一則足於已。故曰吾何慚乎哉。即與藐大人章同看。是或一道。不是疑詞。實
作自重之道看。天下之達尊至末正。詳一道。意輔世長民四字。不平。輔持世道。

為唐虞以長養萬民是輔之以長民也。非仁育義正何以得此。故曰莫如德。晉楚節士不可召。大有為節。君不當召。湯之於伊尹三節。總承不可召不當召。以明君之不當慢士而加之以召也。下面就字學字受教字不敢與不可字是一篇血脉緊要處。須細玩之。湯之學尹在三聘。桓之學仲在仲父之尊。湯之不勞在十一征而無敵。桓之不勞在不以兵車。須重湯一邊不宜平。蓋桓公之伯終不得為大有為也。特為下文管仲且猶不可召張本耳。地醜德齊四字不平。須重德字與上德字不同。作行上看即般樂怠敖之為也。

前日於齊

全章

臻問以迹上論辭受。孟子以理上論辭受。此亦套語。畢竟緊要何在。曰此章總是發明皆是二字。故看一處字有處便有辭。無處便無辭。有處有辭便是義。無處無辭便是貨。此宋薛可受而齊不可受也。孟子一生心事原是光潔高亢。一介不取萬鍾不顧這一點心事。縱厚利兼金決不賣與他人也。買他不去。若是無名餽他。明是市他。勾引他。招致挾取他。故謂之貨。而孟子果為利疚者乎。全章問答皆為齊而發。特借宋薛以形之耳。須要明賓主之辨。皆是對上非字。看不必發義字出來便為添足。

孟子之平陸

全章

問權由中制恩不下流。距心不得為而歸罪於齊王。此亦孟子諷王悟王之妙法。但兩個罪字何所辨。曰此二罪雖總是不救荒。畢竟臣之罪不重在不去而在不能求。故求牧與芻下一求字極有味。正見權不在我。不得發倉廩以賑貸。畢竟用求之君。此其罪在不請命也。齊王得以有為而必待臣之求而不為之。弘賑貸。此其罪在恠事權也。總是不肯救民故。孟子不徒責臣而深諷乎君有裨當世多矣。奚必勸王發棠乃糲仁哉。此正是感悟君心一大机括。與告穆公意同。失伍失牧總是一意。不可平對。得為得為發倉廩之事。牧是牧地是書之所養者。芻是夜之所飼者。總是一個牧字。求不是自己去尋覓之謂。是求之於

主人也故下句即以求牧與芻不得繼之正應上節不得為字意及諸其人二句不重反亦不重立視其死總重必須求非激之以去也

孟子謂蚺鼃

全章

問此章激之以言乎激之以去乎曰全章總重一去字而首節還重言一邊下面一片以去貫到底但是去有幾等樣為官則為賊所拘而義不可不速不為官而為道則不為賊所縛而義不必於太速當時孟子不受齊祿不過一客卿耳王由足用為善猶望他改望他改許多委曲宛轉何必窮日之力而效小丈夫之為故可以去可以不速於去為蚺鼃固善而自為未始不善也官守即言責不必板上平對

孟子為卿於齊

全章

此待小人不惡而嚴然乎曰此亦有理總是不失人不失言以見自重之意正見太山巖上氣象若孔子待陽貨隨問隨答何必緘默哉反字兼往字在內齊

鄉之卿指王驪言與為卿之卿作客卿者不同夫既或治之指從行者言不指王驪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

全章

問大旨何如曰全是一個盡於人心盡心則非惟死者安而生者亦慰故曰無校獨無所校者正是心之盡也奈何以天下儉其親也孟子之父激公宜毋仇氏充虞之所為美分明是後喪踰前喪之意但下面觀美二字相應則未若以美然你為觀美而然不妨而太美意已在其中不必依舊說專作太美也故孟子以觀美承下去而緊上以盡心應之及於齊行道也而止於齋重道也此二句須一串看嚴以哀痛急迫言如棘人樂上啣恤靡至之意不專於行事上看得之為有財須重得之一邊串下看不可平

齊伐燕事實攷

黃氏日抄曰齊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

四書為卷第五

五

是即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後又伐燕。七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註亦止稱王也。燕噲遜國。齊宣王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孟子不見齊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章終篇止稱齊王。今朱先生註一槩指為齊宣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焉。

沈同以其私問曰

全章

此章謂燕之可伐者。以燕之私相授受。不得為堯舜也。以節不勸齊伐燕者。以齊之即為燕。不得為湯武也。故可字末字是一篇針線。而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句是一篇大關鍵。處燕以私讓齊以私伐。而沈同又以私問。三個私字。極有味。私字重看。非王命而問。只似閑論。故孟子亦泛答之。若以王命問。則明是齊。

固是也。孟子亦就齊立論矣。而不得字最重。要斷制有力。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告諸正入在此。然此二意亦圓活。觀下喻似重天子一邊。一說以天作主。非天授受者為亂。非天命而征誅者為僭。此以天吏昭著為高。彼字指齊君臣。竟然而伐之。含不能再問意。人可殺與。是問殺人之人。其罪可殺與。慚於孟子。悔不用其言也。賈議周公意重。不智還賈。請見而解之。謂見孟子辨得。周公有不智之過。則王之慚自解。然則聖人向單說不智。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謂其過乃天理人情所不能免者。全在不忍逆探其兄之惡。上發揮管叔之畔。蓋萌於既使之後。而非釀於未使之先。似誤認存商之為忠。又誤疑拒政之非順也。事出偶然。平日未有端倪。周公如何逆得他。古之君子。泛說不指周公。未段人皆見之。固不肯為之辭。更也。人皆仰之。又不必為之辭。如此云與。下面有情為之辭。是自文已過。陳賈代為君詞。又在言外。

問仁智之說。並重否。曰全重。不知之過。須一線穿到底。燕人之畔。齊王之不知。

也。而根於不仁來。齊王之慙。其不知也。陳賈之解。其不知也。顧周公不當
逆料其兄。其不知為宜。齊王可以預揣其畔。其不知為不宜。柰何不啓之。更而
使之順。不徒使之順。而使之辭。賈之罪大矣。知而使之四句。一串下去。重在不知
知此。

孟子致為臣而歸 一章

首二節。婉荅齊王。見行道之心也。下面深拒時子。見守道之義也。得侍同朝甚
喜。有二說。一是言得侍夫子。相與同朝。寡人甚喜。一是言不但寡人喜。同朝諸
臣亦甚喜。請與願俱承。繼見不敢請者。恐有干進之嫌。固所願者。出於愛君之
意。齊王止云。繼見是目下已不留孟子。及至他日。見孟子猶未遽去。故謂時子
云。他日二字。宜玩。但使臣民矜式而已。則不使道行於上矣。時子陳子。轉相
告語。處皆意上。命為可從。不諒孟子也。然是說。時子之言。有如此惡。知其不可
固是。說道不行。然宜含蓄。齊王原不宜孟子欲富。孟子自辨何也。蓋此數語。引
而不發。正以見已之志在行道也。意若云。欲留予者。必諒予之所欲。如使予欲
富。必不辭多而受少也。既非欲富。則所說始別有在矣。而可以留留耶。子叔疑
是客賤。丈夫是客之客。

孟子去齊 全章

問客何故留行。孟子三宿出。畫望王日改。又何故苦。絕客之。晉曰。客之留。只
為其宿畫而然也。他病弊全在為王二字。不本王命。便是慮不及子思。處故孟
子不應以絕之。至於世柳一段。因客不居齊王之側。故單承子思下去。子思之
留。是達君之誠也。世柳申詳之。留。是又使君之盡其誠也。故賢者願為之。留耳。
此人全不曉事體。即動之以萬鍾。因之以陳子。而又倦。托之以時子。尚不足
以挽其去志也。柰何以已。意留賢哉。

客欲留行。當先言於王。而得其悔悟。因奉王命來留。孟子方可留也。今徒以已
之私意為王留行。如何留得。而無人乎。俱反言以明其有人也。上人字。却非世

柳申詳所使者乃魯庭自有其人維持調護恐繆公或失禮於賢也。不及子思不似雷子思者。承繆公之命也。子絕長者二句。順題詰問。方活潑。不宜以上乎字作也字者。

尹士語人曰 全章

問尹士以不知不蘆不勇三段議孟子。而孟子只把去的一節反覆自明何也。曰尹士之議只重濡滯。故孟子之辨只在所以濡滯而歸重一。改字望王之改。而用我者以其足用為善。而天下之民舉安也。足用上字與用予二用極有味。王能改其不遇之故則必用孟子。而孟子因王之用。而因以用王則可安天下。夫是不得已節是未去時。倦上望王。予心以為速節是將去時。倦上望王。予雖然節既去之後。倦上望王。一步緊一步。悉上不舍。只以望王為湯武。以冀其能用。縱三宿出晝。安得為濡滯哉。此忠厚君子之道。非小丈夫悻悻。以必去為速者也。故尹士以小人自任也。蓋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故也。改字虛看。孟子

子不遇。畢竟有一個執迷不返的念頭。不能純心用賢。故孟子望王之改王。由足用為善。以天資朴實耳。好勇好貨等事。不必用此不善事。但不以自諱。正是他好處。一點渾朴。不損壞。可引而之於王道的大机括。故下一用字。猶字用字。內有許多挽回斡旋工夫。

予不得已而去。故三宿猶以為速。猶望復追也。王如用予。至舉安。非自負語。正見王之足用為善也。予豈若是節。一氣讀下。勿斷。小人節無工夫。但上以量言。此以識言。略異。此章文字不宜整次。宜曲寫一段纏繞情況。

克虞路問曰 一節

聖賢行藏關係不小。孟子直欲身為名世。平治天下。而過期不遇。安能若是。超然克虞引前言。非疑孟子為怨尤。但謂孟子當俯仰自如。而今不然何也。非疑其言行相悖。意彼一時二句。抑揚串說。姑以克虞所聞見時言之耳。蓋前日之言。其時乃平居自修之際。只是一身所遭得失休戚。不足介意。今則五道之興

廢世道之盛衰於此焉。係正憂天命憫人窮之時。難以忘情。時既不同。不可執前言以律今日也。此只就不豫而言。不可說怨尤也。不怨不尤。是聖人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人一生擔當。彼一時也。雖不怨不尤。而憂世之志未嘗忘也。此一時也。時不我用。則道終不行。雖亦不怨不尤。而憂世之志却無以自解也。如之何能不憂哉。憂世憂字却不是怨尤。如此說則怨尤與不豫自是兩樣。自不相妨。與註並行不悖。意自吻合。稍說得不渾融。則前日所言不必其行之顧。今人所行。不必其言之顧。怨天尤人。隨時移易。聖賢豈其為之哉。

曰彼一時也 至末

全章在此一時一句。以時字貫到底。五百年二節。時可而王者不興。則不能不豫。然時雖不遇王者。而名世在我。則亦未嘗不豫。末節輕只重時可二字。以應此一時句。數字串說。不可平。末節正見不豫意。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惟其不然。是以憂耳。此說真得孟子本旨。如朱註說未免於時考。則可下補出一段不豫情由。覺添說。

孟子去齊居休 全章

不受祿直指孟子不是泛說。古道云者。疑孟子法古而然。說者謂以禮律孟子不要非也。言仕而不受祿。非古道也。退而有去志。只在見王時有所不合。而知其道之不能行。去志就萌於此了。素志不欲變。而復受其祿。是苟祿也。故不受。不受作不發祿論。其當時說通云。受其祿。則為其所羈。難以求去。殊欠斟酌。如范蠡二疏。其受祿者。亦何難於去乎。夫既不受。便當速去。而乃不去。為繼而有師命耳。不可以請。須兼勢與義兩意說。仍重義上。蓋國方被兵。毋論上下戒嚴。勢難以遽去。且已於齊王亦有際可之義。國方有事。亦不可忽然請去。又於齊非我志。所謂不欲變其去志也。又番於齊非我志。况可受其祿乎。前後二志字相照看。師命亦是托辭。要去無機會。其實齊王足用為善。屬望之意儘多。所以出畫猶復遲。此孟子的心事。

孟子道性善

全章

問性善緣何說到善國而又以藥不瞑眩終之何也曰參贊經綸總是完我一
 個性體這個性體不是空在腔子中守着一念天理且這性善之妙用合着
 聖賢處不是空在口吻中說與堯舜同然畢竟要有為則不可疑則便
 畏則便為不勇故此章雖是重性善一字而猶要重為善國之為字正是
 對証之藥蓋世子病根只是以卑小愚陋自謙恐做不得堯舜何如反之方寸
 人且具一堯舜念合着聖賢這個疑心病便疑已不能立德以善身又疑已
 不能弘業以善治疑中又添一畏的病疑中又添一弱的病故下節即以吾何
 畏彼激之又以有為亦若是起之此段借成覿諸人來藥他設其消疑畏起
 怯內而為善國也故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一篇總是藥世子以完性體而
 全重一有為二字把堯舜為客而道一為一篇血脉也善國內兼修已治人含
 醫身醫國意夫道一合下節雖是引言以發明道一之旨其實何畏與有為字

須要玩不是空在誇已與聖賢合也

道性善而必稱堯舜者見堯舜不過盡此性也當時論性如公都子所引之三
 說大抵謂性不皆善而有參以不善者故世子疑孟子之言也夫道一而已矣
 是答言古今聖愚其性皆善更無不善則不必疑前言矣註卑近易行之說句
 覺多一層意不可用道字即作性字不必說性之為道講義有引中庸率性之
 謂道者是以性屬體道屬用俱未妙畏字是不敢擔當意予何人也非自謙是
 言與舜同性猶云豈別是他人也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固能師文王吾人亦
 能師文王意猶可以為善國善字自性善推來依性善做出事業如後面喪禮
 井田學校奮發勇往行人之所不能行也便是瞑眩之義疾喻不善瘳復善然
 此只重勉他奮發意而善惡無兩層猶可以為善國且據理只閑說而勉世
 子奮發有為之意却寓引書內

夫道一而合下節名文云聖九之中又不知分幾何差數矣道然乎哉則一
 焉已耳對一為一者情上識之流至倍蓰疋笑而却情以揖性只是一根宗

反一為一者習也樂之迷至百千莫殫而驅習以近性只是一途攝分精氣
于為二特從其受生時而別陶鎔之名也乃幾希為天地之心未嘗不一焉
載淪常于有五特從其成形後而演生出之次也乃赤子即大人之體未嘗
或二焉令當斯時而自性自認我非我無彼我非我無彼我無彼我無彼我
當斯時而共性共認非彼我非我無彼我無彼我無彼我無彼我無彼我無
自期也見一不見彼我故不我非我無彼我無彼我無彼我無彼我無彼我
為乎而不睹公明儀之師友乎奚翅而信周公之不欺乎蓋造化之吹息原
無兩索齋舜執中人亦受中文字止善人亦厥善孰是不從太極以灌分注之
途人生之初受亦無血脈精一人弟危此一文純一人弟雜此一孰是
不投本初以還合無一路故雖不言道而道外有何舜文也雖不言一而一
從何希舜希文也惟一始有不則人之離歧而真常仍在
惟不一愈見至一則人之昏迷而猛者可進道之一信矣

滕定公薨 全章

問此章全親喪固所自盡下面許多字眼如不可他求與在世子在我及先宗
皆應自盡固是一條泉源直穿底然所自盡者與先之者何在曰自盡全其三
年之喪合之為自盡其哀此緊要語一篇大頭腦蓋魯自文公宣公廢禮三年
之喪久已不行父兄百官所不欲者以此然友及覆奔走請問者以此孟子引
曾子及孔子之言以勉文公者以此而所謂自盡與不可他求全在於此故三

年之喪即是盡哀不作兩層看而哀之盡全在末節見之及哀痛形而遠近悅
服果見人性之善未始不可感乎而文公可為先舜之一端蓋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而人未自致必也親喪故所重在自盡者盡哀於三年也

滕文公問為國 一章

章音告滕文與畢戰分兩段看民事不可緩也一章之大旨章內雖以恒產恒
心貢法助法分田制祿並言而恒產邊重恒心邊輕助法邊重貢法邊輕分田
邊重制祿邊輕

民事不可緩也 一節

民事不可緩也顧含通章意講所以使民遂生復性而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者
俱係於此故人君最當加意引詩舊說作民不自緩其事說新說周家以農事
開基周公作此詩寓不緩民事之意潤大有味

民事不可緩也一節名文云世至獨生長婦寺秦恭宮中無從諸小民力作
之狀遂以為可緩耳周公不崇龜風乎盡茅宿約乘屋播谷意何急也細民

非有馳富慕貴之思。所需僅擔石而朝。營夕計。殫一生筋力。而不知耕作。亦以供九重王食之奉。所入能幾何。而自冬及春。求一刻攻。畏而不得。則知民一日不爭稼穡。不可以為生。而君一日不知稼穡。不可以為國。此姬公於成王。嗣服之初。所以計國久遠者。

民之為道也 三節

民之為道也。以下三節是議論民事。不可緩之意。夏后氏以下五節。是舉三代制度以實之。夏后四節。應上恒產意。設為節。應上恒心意。有王者起。二節。則結勉勝君也。賢君即仁人也。恭者不侮人。故敬禮臣下。儉者不奪人。故取民有制。不仁而罔民。便為富不仁。賢君恭儉。便是為仁。不富意。故引陽虎之言。決之。

夏后氏五十 一節

五十七十百畝。此制民產也。貢助徹皆什一。此取民有制也。朱註如此。分解助徹二字。且含糊待下解之。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訓字中。便有意。味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何等公溥。但借其力以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何等簡便。

龍子曰治地 一節

龍子曰。三節。總見得助法當行。樂歲非寡取也。拘於常數也。凶歲非加賦也。又欲滿其常數也。為民父母。至末節。但取取盈來。

夫世祿勝固 二節

夫世祿勝固行之矣。固字田字可玩。隱然見得既行世祿。奈何不行助法。意雖周亦助。重在助法之善上。不重在勝當法祖也。蓋使立法不善。未有久而不變者。况經文武周公。而不能改其善。可知。

設為庠序學 一節

恒產既制。恒心可興。故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鄉學一耳。而蕪言。庠序校者。擇一而設之也。皆所以明人倫也。總承鄉學國學說。人倫明於上。只是明之以教人。非主躬行言也。小民親於下。是人倫之內。各相親睦。不專是親愛其君。

有王者起必 二節

有王者起。節註有勝國褊小。未必能興王業之語。然口氣中。勿露為妙。若露出。

不似告勝君語為王者師。註云澤亦足以及天下。新說云極言其為王道之一亦好新子之國便是創興王業意。

使畢戰問井地 全章

此章以經界二字為重。如九一什一五十分。二十五畝之類。非有經界如何分。曉須逐段點入經界。妙暴君汚吏自便其私而不恤民。彼正所謂貪暴之多取。而於豪強之兼併。非所暇問者。故必慢其經界。

野外地廣田可井授。國中地狹曰難井授。此特參用貢以濟助之窮。非貢助並行也以廣狹求之自見。

請野九一而助 三節

請野節正答井田之問。如論之腹主田二節乃法外之仁。又其餘波耳。

死徙無出鄉上 一節

死徙節承上言井地之法既行。則不但有以善民生。而又有以善民俗。如此立。意為得常說多云貢助固其行。而助法猶為善。作歸重助法說。殊不知上文原重助法不待此節也。

方里而井上 一節

方里節亦有新說云。此節不重形體。重在別野人上。蓋上節見得恒心由於恒產。則不待學校而後興。此節見得分田寓乎辨分。則不待禮下而後辨。意亦好。別野人不必添君子。蓋此是野人養君子之事。而無君子治野人之事。只云別野人使不得擬君子。知勞力以食人者。其分宜爾也。殊融。

此其大略也 一節

潤澤只是善用法意。凡死物便枯硬。活物便柔潤。今井田雖是死規矩。却用得員活。故曰潤澤。此全章是孟子一生欲堯舜其君的大手段。所以斟酌三代以行仁也。

有為神農之 全章

問此章甚煩碎而中間堯舜周孔與治水教養字面須重否曰此章只重治天下不可耕且為句以破並耕之說把堯舜來破神農字把周孔來形容陳良所學之正把治水教養等說來形容大人之事勞心之所當務者俱不必重至於齊價一段不過是陳相贅語遁詞耳非與並耕對待語也蓋全篇病根只把一並字來破孟子別野人之別字故創神農之言者假托上古無所考究者以筆鼓當時乃其術之巧所以陳相一見而信之不知並耕而治在匹夫尚不能兼乎工而况人主豈能兼小人之事故許多說話只滾到治天下節把勞心勞力一段來破他一厲字相濟而非以相病自堯舜以來或治水或稼穡或教民這樣紛上為治自家大人之事且照管不暇而暇為小人之事也堯舜只用心於治不用心於耕而謂神農之世有此乎此不通之義從何得來而柰何倍師而從之也曾子不肯師其似孔子者而顧乃從其非先王者是周公所必膺而以夷變夏何變之不善至此也至於齊價之說其不通益甚若從許子之說其平物價則於情不通是亂天下並耕於義不通是病天下通篇厲字害於耕字勞字與下文暇字不善變字偽字俱緊要字而不可略

有為神農之言者

一節

為神農之言病在一為字有言重不刊之典何消為得是用計深而為術巧見與堯舜周孔自成一家言者也文公與之處是與之一廬以處之不是文公自家與之相處此句是和說行於上其徒數十人三句是和說行於下一則是信從之衆以為惑世之媒一則見衣不必布縷之征食不必粟米之征自食其力以暗刺取民有制之非古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

二節

許行歸滕欲售其術陳相歸滕却是誠心但不合後來學許行耳未聞道常說指定神農之道一云當寬說殊有獨見但亦須暗與神農相關並耕而食糴殮而治串者不平以並耕作主食字牽連糴殮作過接而又兼治民事作尾

許子必種粟而後

一節

孟子最善辨。不直言人君不能並耕。先就許子身上所難兼者歷詰之。問得其情。然後折之。此机最靈。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此作一頭。孟子非不知許子種粟。但此開辨問之端耳。下文衣冠作一脚。釜甑鐵作一脚。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愚意自織之與當總承衣褐冠素來。今人不知冠素只是無文飾。不限白色。反把種粟句提起另做。下面衣冠相對。釜甑一段另做。作尾。須段上問答以窮其害於耕之情。與白之謂白節俱是窮其說。不好任己意而一句斷盡也。以粟易四句。易字下得妙。是相濟而非以相厲。則不必兼。且許子何不至未是相兼。卒至於相病。是不能兼。故下句治天下句承不必不能兩意發之。以粟易械器節。只承上釜甑鐵一邊說。與上節俱是詰問之詞。俱未斷定也。說者多於豈為厲農夫哉之下。即補出滕君為厲民似太早。觀豈字哉字亦略帶詰詞。細看何不為陶冶四句。似與上節何為不自織相對。百工之二句似與上節善於耕相對。人但見說話多。故另作一段耳。實連上節俱是詰也。而不為厲要見相濟意。從厲民厲字生來。許子至不悛煩。一氣看。交易本非煩。乃反激陳相耳。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非言工不能兼農。乃言農不能兼工。以粟易四句見農未實相濟。且許子六句見農未難相兼。然則治天下至路也。見君民難相兼。故曰或勞心至義也。言君民實相濟。然亦活看。

然則治天下獨

一節

然則治天下。一句緊接着陳相言語。打入最有力。有大人之事二句。乃正言其理。二有字重看。見得各有其事。不相混意。且一人之身至路也。言小人不能兼小人。况大人能兼小人乎。百工之所為備。是件上不可缺意。勞心應大人之事。勞力應小人之事。下四句作兩扇。勞心者治人。重講勞力者不過治於人而已。治於人者。食人重講。治人者。不過食於人而已。義者宜也。凡為上者皆宜勞心。而治人。凡為下者皆宜勞力。而食人。故曰通義。

當堯之時天下 五節

當堯之時五節。只重堯舜。以對神農。引來証治天下不可耕且為中間禹稷諸人不必重。故堯獨憂。聖人有憂。堯不得舜為已憂。舜不得禹為已憂。與堯舜豈無所用其心。正是一線貫到底。是其憂天下。所以仁天下也。總是或勞心而為大人之事也。

當堯之時天下 一節

天下猶未平。猶字有味。註明洪水是主。草木因洪水而暢茂。禽獸又因草木而繁殖。若五穀為水所淹而不登。反對草木暢茂看。而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則甚言禽獸繁殖之害也。散上說舉舜而敷治焉。一頭下文益禹對稷契作兩腹。而聖人之憂民二句。一尾北條之水注海南。條之水注江。可得而食。是有田可耕。尚未耕也。八年三過不重在禹之仁上。重在暇意。

后稷教民稼穡 一節

人之有道。謂人皆有秉彜之性也。下父子有親等五有字。正應此一有字。行因其固有而導之。聖人有憂之。聖人之憂民如此。二聖人俱兼堯舜用力於人倫者。則慰勞之。方向於人倫者。則招揀之。此長善之教也。立心憚人倫者。則匡正之。行事憚人倫者。則矯直之。此救失之教也。柔而不能立者。輔之。使立於人倫之中。急而不能行者。翼之。使行乎人倫之道。此助不及之教也。使自得之。即自得其所。有之道。總承上六項。註提撕警覺解振字。以加惠焉。解得字。聖人之憂民如此。承教民邊居多。特作文要方整。故總承耳。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 一節

兩為已憂。即含下節為天下三字之意。蓋君不得相。不得群。有司天下無由治也。不徧物而急親賢。是憂之大。其憂大則不屑於其小矣。農夫也。二字見堯舜豈屑為之。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 一節

四書章句卷之五

忠是實心愛民為天下二字不可放過蓋仁者以天下為一體為天下而得人是一體中最懇切處故謂之仁為天下而得人非一官一方之寄則其人必大賢大聖不易識拔者故又曰為天下得人難以天下與人作禪讓說一云作天位與共說謂既得而恭已以聽之則猶易惟始得為難耳此說亦佳

孔子曰大哉堯 一節

則天見法意不與見憂勤意與論語不同如堯者方起得下用心字

吾聞用夏變夷 一節

折衷云夏以教言夷以人言余謂夷亦以言言用夏變夷照下文陳良事則當主自變說或云還主變化他說不必拘上與下合也未能或先只是齊等非反不及良也豪傑只是非常意全在自拔流俗上見

昔者孔子沒門 一節

孔子沒節以門人皆不倍師子貢猶不倍師走馬作對以三子欲事有右略加

而說說過而歸重者亦非倍師但見不到耳江漢以濯之
二句是喻聖人之心體不可在外而求一便潔無一毫汚染暴之乾無一點濕氣也兩喻總是一意俱見得聖心一疵不存天然潔白處不必分潔屬江漢白屬秋陽作文但據字義影切為分別而大意無別斯得之美蓋潔字屬江漢可也而白字難屬秋陽若光輝字屬秋陽亦略差况可以明著屬江漢乎本文原不以江漢喻聖德而以江漢所濯言聖德原不以秋陽喻聖德而以秋陽所暴言聖德俱不作喻者

孔門弟子即三年之外尚相向而哭尚獨居三年尚欲事其所似而曾子獨不輕於所事以尊之都只為道不可倍故心不忍志而奈何師死而遂倍之乎此節深重到曾子上去他認得聖道真切子夏三人以親上想孔子曾子以心上思孔子雖均是不忍志師而曾子之尊聖人猶切故南蠻節單以曾子承之而即以不美變繼之故江漢三句不可輕過俱以心體言胸中一私不存萬理

明盡打疊得潔淨光且明。還我明德之初。江漢秋陽。俱是借字眼說。這個心體。奈何以有若之似者卑之也。似之不可。况非先王之道乎。

今也南蠻駭舌 一節

曾子不事似聖之有若。陳相乃師非聖之許行。故曰異於曾子。

吾聞出於幽谷 二節

幽谷節有以上二句。純就鳥說。下二句。就人說者。折衷云。且就白文一滾提過。下以正意發之。陳良中國之學。猶喬木也。許行南蠻之教。猶幽谷也。倍良學行。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去高明而就卑暗。吾所未聞而聞之子矣。不善變應。前變於夷。

從許子之道則 二節

從許子之道二節。重市價不二句。不二則同。則亂。此又托神農日中為市之說。而謬焉者也。四個相苦與四個同字。須着得仔細。不是長與短同。輕與重

同之說。蓋長與長同。短與短同。更不論其精粗。故曰同物之不齊。兼化工之全。偏人工之巧拙。言倍蓰三句。正形不齊不在價上說。巨履小履二句。是借履之一端。以形容物有精粗。不可槩論。不然人決不肯為其精者。是以人情論也。物情原不一。人情又不可。奈何可以比而同乎。此履字雖承上節履大小來。其實應首節搢屨一件。即許行日逐所為的事體。以通其蔽。極引論得親切。

墨者夷之

問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孟子之直與歸斯受之。上旨何異。曰夷子謁吾徒而來。請分明是逃墨歸儒。但不把本心之明。爽朗說得痛快。則其心未必服。而歸儒之志不堅。故通篇把厚葬其親一端。是本心之明。暗與吾儒合者。即一本點破之提醒之。把仁人孝子之用心者。以寔之。而夷子始豁然悟恍然失。乃知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為非矣。故此之謂重一本二字。以破他兼愛之失。而借估人之掩親者。以證一本之必不可已。正見夷子之厚葬。正是一本所發。仁孝所

形可以入於吾儒一線機括而柰何曲為之辨自合之而反自外之也總是直發其蒙直開其路直揭其本心故曰不直則道不見而且夷子憮然覺悟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 一節

夷子築其親厚一段分明是許他孝子仁人之用心故意以所賤事親難他欲其自悟與牛羊何擇一般而夷子猶逐於愛無差等故下文孟子詳闢以開悟之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 一節

儒者之道至親始宋子以援儒入墨推墨附儒分貼殊覺瑣碎須一氣滾到愛無差等二句上去為得無非鮮已之所以厚葬其親不是所賤事親乃施由親始止與儒道之保赤子相脗合處柰何以墨而議哉不知保他人與保赤子畢竟有分別如鄰之赤子與己之赤子畢竟不同其保故謂之若保者彼有取而然非是愛無差等之說也且親之一本所當獨厚與他人不同不但是先後之

別若止說施始於親則視親為路人一般非二本乎故夷子至之罪也是破他愛無差等一句一本二句是破他施由親始一句總是啓他一本之心

蓋上世嘗有不葬 一節

上世不葬節重中心句以應上文一本非為人泚人字對中心看如下見孺子入井而納交要譽惡聲皆是為人這個泚不是恐人以不孝子議我而然故曰非為人泚時說不可從掩之誠是須實說不是過文語這個掩出於中心本於仁孝天理人情之所宜然故曰誠是過下又須再點一句方得孝子仁人之掩乃是惡葬與上文以繁糲為掩者不同此節引古以証一本之心必不容已以許夷子之厚葬為仁孝之所形正所以開明其本體以延之入也

徐子以告夷子 一節

夷子憮然極有光景見得自己一本之心暗與仁孝合而自已盲昧不明直待一言開豁乃始得之此中有悔前之迷與悟今之是二意命之當依夫子教我

之說姚舜牧以之字作虛字命作天命之性若曰一本之心乃是上天之命乎此說頗僻牽強不可從

陳代曰不見諸侯

全章

陳代之意欲孟子急於救世以不見諸侯為小節者視王伯之功業為重耳今一見之內便含有不待其招意而以字猶以齊王之以自輔佐上說王伯以功業言二句就是枉尺直尋之說又引志之言而解之者明從來有此言宜若可為是陳代解書意言所屈者小所伸者大而宜為之也蓋於枉已直人處看得欠分曉耳

虞人節且言不可枉以破他今一見之句尚未論及枉尺直尋之非不至將殺之有守死不往意志士二句述孔子贊美虞人之言不忘二字要活看只是立志如此非必定要死於溝壑而喪其元也註常念正釋此二字孔子奚取二句推孔子贊虞人之意非其招不往則所守得其正而無徇人之非故取之若君子不待招而往見則辱已枉道便是無志無勇而虞人之不若矣何哉猶言如之何其可也此非其招與不待其招但是失其招意以虞人形起君子便是或謂招之不以物還有個招不待其招則併其招而無之矣此意終不可宗

且夫枉尺而直

一節

此節是究徇利之弊以利言非謂志之所言以利言也乃謂陳代引此是以利計之也大都尚義者不計終之直與不直惟論始之枉與不枉若枉尺直尋便是利上較了一有計利之心豈但枉尺直尋即枉尋直尺亦為之矣蓋既不難於枉尺亦不難於枉尋既貪直尋之利亦貪直尺之利此勢之所必至也此句要得詰他意亦可為與言外便是說不可為也此合下二節方破他枉尺直尋之語而不可往見之意亦寓其中此兩利字是便宜在出處上論始之一見莫可以圖王可以圖伯也卒之便利之心勝而王伯卒不可得也

昔者趙簡子使

一節

引王良處譬奚之事以起下節之意。只重我不貫二句。見王良之守法處。與譬奚乘御在王良射在譬奚。曰賤工言其不善御。因其無所獲而言也。是不及已之不善。而歸咎於良之不善御。請復者欲見所長而正。奚之失也。一朝獲十。則終日可知。良工言其善御也。此非拙於前而工於後。乃廢法與不廢法耳。吾為之四句。正言其不可之意。

凡獵是前面驅來。我驅車迎而射之。馳驅者自有正法。禽獸之來不皆正。或左或右。在射者顧盼而射之耳。奚不善射。必禽獸當頭方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詭遇是因他不能左右迎射。舍驅車正法。驅車左右以與禽獸而使之射也。引詩二句。串着重射一邊。言善射者未嘗資御者之廢法。而自徇法而中。此巧力俱全。君子之射也。今奚必待詭遇而後中。乃小人也。故曰小人乘請辭者。辭其當乘之命也。須知範我馳驅。即直已守道。意詭遇即枉道求合。意孟子引王良見在已者當重而不可徇人也。正意在節。

御者且羞與射者 一節

御者且羞四句。繫上帶上說。比謂舍馳驅正法而阿比之也。比而得二句。推其羞與比之心。曰若丘陵。從一朝獲十禽者。而充拓言之。枉道從彼。即是此字意。名為君子者。如枉道而從彼。是為御人之所不為。何也。謂是何見全重一個道字。道乃出處大關。守身常法。猶御者之馳驅正法也。且子過矣。斥其所言之過。枉已承上枉尺說來。直人承上直尋說來。枉已即是枉道。上一枉則萬事瓦裂。絕不濟事。欲成王伯之業。斷無是理。此君子所以直已守道也。然則往見諸侯。奈何以小節視之。

公孫衍張儀豈不 全章

豈不誠三字。有欣慕替贊之意。一怒二句。是景春所稱大丈夫之實。須形容他權勢氣焰可畏意。一當其怒。則以稱兵之說進。而列國交爭。即當輯寧之秋。而開天下釁者。無如此兩人一意安居。則以偃兵之說進。即當擾攘之候。而解天

下紛者無如此兩人。慎指他國諸侯言。若本國諸侯他却阿諛逢迎。而苟且以悅之。熄謂戰爭之禍熄也。皆本遊說來。勿以熄為遊說不行。公孫衍即所稱犀首者。犀首魏官名。衍嘗為之。兵猶火也。禁兵而天下熄。猶火熄滅。此一句。洎靠着連衡之說。看蓋當時蘇秦合從之說。探解六國。都有與秦連和之意。故衍儀得以肆其說是焉。得為大丈夫。是字指一怒二句。引禮處全重女子一邊。丈夫之冠特帶言耳。父命如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等語。母命如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等語。戒之又在命之外。禮至無違。夫子止以順二句。是孟子解禮之言。謂二子揣摩世主之意。向竊取權勢。以嚇人。不知其阿諛苟容之態。却為君子看破。斥之為妾婦之道者。所以深鄙之。丈夫之冠二句。亦非全無謂。因說大丈夫故。以此句起下文。言女子之命與丈夫不同。見二子之為妾婦。不得為大丈夫也。

居天下之廣居 一節

丈夫之大不在勢位而在德性。居廣居三句。皆是純任德性。居立行身心都有。

齊心三句。屬心立屬身。行屬事。廣正大三句。重吾性。包交員取廣。居廣居則四海一家。與物同春位。分最止立正位。則非禮勿動。大中至正。路途最通。達行大道。則舉動光明。一行一止。皆大理之公。人心之宜。三個天下字不閉。皆是第一等的。直到至極處。通節以首三句為主。得志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富貴三句。是說受用。此三者。堅固。任他震撼不動。總是一串事。非又深一層。得志者樂則行之也。與民由之。是教人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得志者憂則違之也。獨行其道。依舊是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勝而屈其節哉。學術至此。方是頂天立地。不愧不怍。是何等根基。何等受用。浩然天地之間。可與聖賢為侶。非大丈夫而何。儀衍視此。直妾婦而已。此之謂三字。該上數句。要發揮。居天下之廣居三句。重在天下之廣居等。見其所居所立所由之大處。若謂人孰無居。則居天下之廣居。何大也。云如先提仁為天下之廣居也。而大丈夫則居云。便只重居與立。

行上講了。却不見得大慶矣。本在以廣居為仁。正位為禮。大道為義。乃題外補意。非正調也。舉業人以仁義禮字為主。而於居立等字反含糊不明。真是主傳而奴經云。

古之君子仕乎

全章

周霄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而欲諷之仕。故問古之君子以見今之君子也。孟子據理答之。謂仕以行道。君子用世之本心。所以古之君子皆仕。此句是冒下文引傳及公明儀之言。總是證個仕字。出疆就是失仕之初。不可認做二月後事。惟其三月無君則皇也。如也。所以出疆必載質。庶不至於三月無君矣。皇也。出疆相連看。弔鼻自家憂戚不樂之意。非他人弔之也。無君但指先有位而後失位言。見已仕失位。向且皇也。且弔。則未仕者豈不為世用。置也。

三月無君

一節

無曰不祭之意。答之蓋亦仕中之一義。非謂君子之急於仕得為祭也。猶諸侯之失國家。猶字當玩。是把諸侯來形。士須重。士邊必以諸侯例言者。見士失位所係之重。下引禮言正申明所以重也。耕助四句是禮文。出記祭義犧牲四句是孟子解禮之本意。本諸侯失國而言。蓋諸侯所以為策盛衣服者。賴有國家也。苟一失國家。則無藉耕之田。無世婦之蠶。故犧牲不成。策盛不潔。衣服不備。而不敢以祭。觀諸侯則知士矣。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出記王制牲殺器皿三句。孟子解禮之意。本士失位而言。蓋士之所以有田而祭者。有其位也。一或失位。則無公田之入。而祭物之不供。則不敢以祭。不祭則報本追遠之禮廢。而不得以遂其孝親之心。故不敢以宴。蓋焦然有抱恨之意。心之不安如此。亦不足弔乎。蓋失位非所重。而失祭為足重。故弔其失位者。所以弔其失祭也。歲有四祭。三月無君。則廢一祭。可見弔之亦非急矣。

附註中冕而青紘上纓也。以組為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固冠於首也。庶人

助以終畝。故曰耕助。世婦之吉者使繅。諸侯三宮半王后也。總出疆便載質亦急於仕也。故以為問。須知載質亦只是俟其來聘。則以此見之。非不得於此。便往見他國之君而委質也。士之仕以行道為事。猶農夫之耕以謀食為事。士之見君不可無質。猶農夫之耕不可無耒耜。此二句亦當以士為主。下句雖說農夫之耕。而血脉則本上猶字來。蓋耕者不辭負載而遺方糶之。具仕者豈因涉歷而廢通藉之資哉。要緊足此意。或照上猶字。把士與農夫互講亦通。

晉國亦仕國也

一節

未聞仕如此其急。如此二字。燕則弔載質言。君子暗指孟子。難仕暗指不見諸侯。此二句是周霄發問本意。下孟子方告以難仕之故。夫天生至皆有之。輕引起。不待父母五句。止譬不由其道而往意。願字賤字出於父母的心。願為之有室有家。此人道之常然。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後往者。禮不可踰也。苟鑽

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喪節而毀貞。非所以厚別也。父母國人。不胥賤之乎。古之人二句。是此章大旨。上句輕。下句重。欲字惡字。是出於君子自己的心。古君子出處之分明。去就之義。潔雖有欲仕之心。但自卑自小。以與吾道之防。則又其所深惡。蓋忠孝之情。雖不可缺。而吾身之節義。猶不可踰也。苟不由其道。以生見諸侯。則枉道求合。鑽刺苟容。吾身之所喪已多。亦將為親之所賤。君子之所惡矣。何異夫鑽穴隙之類。與父母國人皆賤之者一也。故雖廢祭而可弔。亦不恤。雖不傳質而為臣。亦不願。此君子之所以難仕也。曰古之人。承初問來。乃孟子暗自謂。

後車數十乘

全章

後車二句。泛就士言。意實指孟子。數一乘數百人。言車徒衆盛也。傳食是遞續祿食。至一國則食一國也。泰有疑其過分意。道是理之當然。知道非道。只是理當受與。不當受。勿入有功無功意。一段抑揚重如其道邊。無可受之理。即小如

簞豆亦不可受。有可受之理。則大如天下。舜亦受之。不以為泰。此分明是以天下之大形出一簞之小。或作舜受堯天下之卷。以影傳食意。覺浮謬。子以為泰。言子亦將以舜受堯之天下為泰乎。若不以為泰。則士之傳食不可以泰議之矣。曰否者。言不以舜為泰。舜有許大功。宜受天下。若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過其分而不可也。此則所以疑其為泰耳。此事字即士何事之事。不可言士即是功。

子不通功易事 一節

子不通功四句。是反言以見不容不通功易事耳。獨舉男耕女織者。以該百工技藝也。自成績而言曰功。自作為而言曰事。以羨補不足。一串說下。謂不行貿易之道。以此有餘補彼不足也。餘粟餘布。根不通功易事來。子如通之下。宜補云。如通功易事。則宜獨農得衣。女得食已哉。舉凡梓匠輪輿。有功於器用者。皆得食於子矣。於此二字當看。正是揚墨克塞仁義之時。率無父無君之教。亂天下。

下先王仁義之道。幾於滅息。不存。後之學者。安所興起。自人之入。是推當世之人。入孝出弟。四句。正士之有功於人心。世道處孝也。悌也。乃先王仁義之道。而後學所當取則者。守先王之道。守字有關和衛正着。保守之意。待是等待。待後之學者。使有所依據。以興起於道。此其繼往開來。豈功立業。非梓匠輪輿尺寸之功。可較。乃以為無功而不得食於子。何尊彼而輕此哉。尊是得食。輕是不得食。何字正詰問他。何所見而乃爾也。要知孟子非把自己肩與梓匠輪輿計較。綠彭更見識淺狹。平昔是尚功的人。故借言以曉喻之耳。孝弟是先王之道的根本。故孟子先從此說起。到守先王之道處。更須寬一步。不必拘於孝弟也。當時揚墨橫流。高明者鮮。不成而趨焉。此守字。作關和崇正解。極確當。是千聖家法。比其肩鑰也。非在區區遵守而已。

於此有人學著名文云。天下師異道。而人異業。惟是孝弟之理。根於先天者。為先王之真學術。吾輩章其軌而排百氏。以定一尊。計自今以往。一傳教。傳猶得揭正學于中天。而步武相絕。天下道喪。世而世喪。道惟是孝弟之脈流。于後天者。為先王之真精神。吾輩陰傳其神。而借倫紐。以見心法。計自今以往。

一世百世猶得演正學于不朽而意緒相通蓋先王未往何藉于守也云
若若守堂構而慮其傾若守藩籬而防其潰是當世遠言溼之日而以獨力
為砥柱者也其用功倍更難也後聖未來何俟於待也之云者若晉一脈以
待其回若引一髮以待其續是當神狙聖伏之秋而以斯文為晉遺者也其
用心倍更苦也

梓匠輪輿

二節

更初意以為無功而食。是主於食功者。見孟子叙出土之功如此。遂變而言志。
不知自古詔祿。因能奠食。豈有食志不食功之說。此更之遁詞。非其本心也。君
子之為道。又指仁義言。子何以三句。言士之志固不在於食。而人之食士則以
功也。註中自我四句。正貼此處。其有功直指繼往開來之功。不可兼梓匠輪輿
說。且子二句。又就志功泛論。以詰問他。欲得其情。以再申其辨耳。更又逃其說。
曰食志直強辭哉。墁墁之飾。如白灰蓋之。便是飾於外。畫非畫。以采色。如以
木石而畫縱橫之文於上。墁非畫。墁非故意。欲以此求食。只是其藝不精。使為
瓦而毀之。為墁而畫之。無功有害。而志欲得食。更雖強辭。自難言食之然則指
不食毀瓦畫墁。言此等人之志既不食之。則非食志而食功也。明矣。既食功而
以為無功不之食。直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宋小國也今將

全章

弔民伐罪。王政莫大於此。然須有王者實心。不得已而用。宋王偃滅滕。伐薛。敗
齊。楚。魏之兵。求霸勝於天下。乃區區不鼓不禽。謂是王政如何。不動齊楚之兵。
萬章如何之問。蓋為不畫策。謂必如何乃可行王政。而不受制於人也。此是萬
章識見陋處。故孟子以湯武之行。王政告之。居毫三節。是湯事。居毫節。只著葛
伯有可伐之罪。以為次節。與師張本。因葛不仁而遺之牛羊。又使人為之耕。何
等仁恤之至。欲其奉先。思孝以德愛人之意。非在小也。忠利上然。此亦不重。不
過起不殺童子意。湯之仁。葛者至厚。而葛伯反殺飲者。征其可已乎。饋食是給
少壯之耕者。要攔截也。酒食是酒飯已熟可食者。黍稻是預為飯者。此之謂言
正殺此饋食之說也。下為其二字可玩。見黍肉之奪。不足以動湯之征。而童子

以餉見殺童子何辜。故不得不征之。征者正其罪也。匹夫匹婦童子之父母也。彼不能自報其仇。而為報仇。正見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征者本其始而言。意已在上節了。此宜重在什一征句。無敵於天下。且虛東面以下。正是無敵處。自湯始至。後我皆書詞。民望二句。是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者如此。望只望其能行仁政。歸市六句。是湯師既至。而民悅之深者如此。悅是悅其不虛所望。如時雨降。言悅之甚。書曰。後我句。只證民大悅句。無謂謂無刑殺之害也。此見湯之伐人也。未至而人有奚為後我之望。既至而人有後來無罰之悅。何惡於人。亦何畏於人。此是湯行王政。而無敵於天下之明驗。湯之征伐。本為桀無道。不止為葛伯殺童子。若只以葛說。則一葛伯。何關天下之國。君一童子。何關天下之民命。而湯獨為此舉。兵四海之內。亦何為便。知其非富天下乎。曰。葛伯是以一而傲餘也。為其殺是童子。下要補天下意。天下之君。如葛伯之無道者多矣。天下之民。如童子之見殺者亦多矣。湯一征葛。遂有平天下之漸。故四海之

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仇而已矣。匹夫匹婦天下之民皆是也。只一童子之父母。是夫婦耶。

有攸不為臣

二節

此二節乃武王事。有攸至大邑。周皆是書詞。言武王能救乎民。故能得乎民。其君子以下。倒釋書意。言武王得乎民。由其能救乎民也。不為周臣。乃助紂為虐。如奄與五十國。皆是便有虐及士女之意。此乃著其有罪。見武王東征之由。按書有攸不為臣。時說云。有所不為周臣者如此。是武王因其不臣於已。而征之。非順天應人之師矣。愚謂商紂無道。惟時商之心。有所不思。惟為紂之臣。而離心離德者衆矣。不綏厥士女。女正不思。惟為紂臣。而願叛商者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武東征所以為順天應人之師也。此說有根據。東征者。周時錫京在西。紂在東也。綏厥士女。綏是撫綏。正武王征伐本意。匪厥三句。見商民之悅而歸。紹我周王見休。言皆事商而今繼事我周王。蒙其恩澤。

便是見休。此句乃士女之言。所以皆心悅誠服而臣附。下段其君子二句。應轉匪厥玄黃二句。救民於水火之中二句。應轉東征二句。上君子小人。以商之位無位者言。下君子小人。則周之將帥與士卒也。以類相迎。正臣附於大邑。周也。而已矣。字不可忽。謂取其殘民者誅之便止矣。此外那復有為暴之事耶。太誓節證取殘之義。重則取於殘句。此見武王之伐人也。迎之而有紹我周之休。頌之而有于湯有光之業。何惡於人。亦何畏於人。此是武王行王政而無敵於天下之明驗。于湯有光。蔡傳謂武王弔民伐罪。于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蓋湯伐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之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事。豈不于湯為有光哉。舊說謂于湯同有休光。說得不妙。

不行王政云爾 一節

此節正辨其不能行王政。乃歸重處。全無勉。末意王政亦指征伐言。與上湯武

二事相照。講方有情。四海對齊楚。看望字對惡字。看為君對上。伐字看欲以為君。只是歸心意。何畏是仁。不可為衆意。行王政誠如湯。特雨之師。如武。米火之極。四海之內之人。莫不翹首企踵。如夏民無罰之望。如殷民見休之想。願奉為共主。齊楚雖大。反為吾後。又何足畏。惜宋不能然。故不免召禍耳。

附攷先是有雀生雛於城之隙。偃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偃喜。滅滕。伐薛。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親為敵。國盛血以膏。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諸侯皆號曰桀。宋其佞臣田不禮賀之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偃大悅。後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地。

孟子謂戴不勝 全章

宋王行多不善。不勝柄宋有心於善王者。故孟子語之。欲王之善。暗就他進賢之心。上說我明告子。謂善之有道。有楚大夫一段。皆輕耳。語平止喻善。楚語休

西書前卷樓主意
倚喻不善。兩傳諸是設為問辭。一齊人傳之四句。暗喻下節末段。引而二句。暗喻下節首段。但虛就學語者說。咻襍亂也。一傳衆咻。言導之者無幾。而襍亂者多也。故曰求其言語而不可得。置之在獄。雖屬專要。見齊語衆多。而數年又久。則薰陶漸染。教易入學。易成。故曰求其楚語而不可得。即教子視之。而所以導君於善者。可推矣。子謂薛居州三句。正不勝欲王之善處。在於王所。二段抑揚。適過長。幼以齒言。尊卑以位言。在君之前後左右者。無非正人端士。於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誰與他為不善。此與字就君子說。不然而王所皆非居州。即欲為善而蠱惑引誘之者衆矣。誰與他為善。此與字就小人說。一薛居州緊根上。照譬喻意。重發揮。要者一字。獨字與上一齊衆楚相關。方有味。獨如宋王何言。孤忠無以悟主也。所謂一傳衆咻。日撻而求其齊。不可得一。比類耳。此可見君心向善。在賢人衆多處得力。孟子所以廣不勝者如此。

不見諸侯

三節

丑問意暗指孟子。不見諸侯。不先往見也。不為臣不見。重未仕上。此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古者二句要玩。此義從古已然。言外便見。今之士有不然意。踰垣閉門。皆是守不為臣不見之義。然不免失之已甚。迫字屬二君。誠意迫切。說可以見亦論理之詞。不可實講。抑了二子。或把迫字粘帶已甚。謂二君之求見已甚迫切。斯亦可以見矣。非責二子之不見為已甚也。看來還欠自然。孔子之見陽貨。正可見而見不為已甚者。故註云。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陽貨欲見二句。是叙起之詞。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惡人以已為無禮也。大夫有賜三句。是陽貨見得禮之言。如此。瞰孔子之亡二句。即是行大夫賜士之禮。使孔子不得受於家。而往拜其門。蓋欲陽致乎聖人之見。不得不陰施乎拜受之禮。謂聖雖不為吾屈。能不為禮。屈耶。孔子亦瞰其亡而往拜。雖不墮其術中。亦未嘗不往拜而見之。當是時三句。是孟子斷其可見。要玩豈得二字。見孔子雖風惡其人。明知其偽。而如禮何。豈得者。制於禮不得自由也。向使陽

貨不先加禮孔子必不輕於往見矣。貨惡無禮惡無交際往來之禮非禮物也。註畏人以己為無禮故以此物是其不在而餽之則認蒸豚為禮矣。羊豕果有禮孔子無物以答之可乎。

曾子曰脅肩

一節

此節承上來禮先加固可往見若禮未至則義不可不守。脅肩諂笑是側媚之態與誠實氣象相反。未同而言是強合之態與剛直氣象相反。病於夏畦者治夏畦之勞欲得利於苗。脅肩之勞欲邀利於權勢。費多少照管打點安排是勞於心者視之勞力者有甚也。色赧然者人之神明獨覺處自欺不得故難掩於色曰病者憐之也非所知者惡之也。由此二言觀之言論所發可以觀心。二子中之所養必有介然不屈毅然不阿而不為側媚苟合也可知矣。所養以平日言。但此不重養上只重二子所譏以明不見諸侯之義也。君子寧窮約以終身耳。脅肩諂笑以求容未同而言以希合。平態萬狀真是可憐。有媿死決不為者此其衡門泌水素所養重。即二子之言而可知其必然無他也。一說由此推之推開說方得立言本意。本文原是君子之所養不是二子之所養。此君子不指定曾子子路乃孟子暗自負意。此君子亦仁而已矣。君子之所為眾人固所不識也。的君子一般以為得旨。若曾子子路孟子素所心契何待觀此而後知其所養乎。

什一去閔市之征

全章

什一則復先王井田之法。言去今時厚歛之政意。去閔市之征則革今時閔市之弊。言復先王譏察之法。言未能請輕。雖減厚歛之數猶在什一之外。雖減征商之數猶不專行譏察之法。已者止厚歛而行什一。止征商而行譏察也。待字見盈之病根故末節待字與此相應。曰攘即橫征暴斂之喻。月攘即未能請輕之喻。待來年即已於來年之喻。攘雖取非其有盜行也。小人之所為也。故曰非君子之道。日攘非義。月攘獨義乎。來年可已。今年不可已乎。如此則小人之行

土慶者病其去鳥之棲歎之穴者幾何甚言天下之未平也引書只是要明洪水意傲予意不重降水者洪水也非解字蓋因人知洪水而降水之名未知故言書之所云澤水者正是那洪水汎濫於中國者也氣化衰而未得人以治之此是一亂也一說傲予意亦不輕堯之意蓋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之胥弱是必予之不能仁民天故以此示傲耳曰傲予是恐懼修省不委於氣化而外人事此是堯之存心天下挽回世亂的源頭禹周孔相傳俱是此心單出此節要知此意使禹治之舜承堯命使之也掘地二句是用功水由五句是成功水由地中行者疏導之功既加水始順其性由地之中間行不在地上漫行矣江淮河漢是引證之詞若曰即江之殷淮之入河之道而漢之順是其據也此正是險阻既遠處本旨單重治水上驅蛇龍是其中一節故治水成功詳言之因著險阻二句述下鳥獸即蛇龍之類隨水而消不復害水也人得平土而居則上者不為巢下者不為窟矣使當時不有禹誰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的事

堯舜既沒二句是一源頭聖人即堯舜道即仁民育物之道自暴君至又作人之為生民害也園囿二句物之為生民害也壞宮室棄田即暴君害民之事和說暴行指在下者言亦根上暴君代作來始也上有暴君既也下有和說暴行是人害以漸而深也和說所以濟暴虐之行者蓋必有和說糊塗埋沒了理義然後暴行始作此和說暴行當是不由禮義中國而夷狄者故下文周公蕪夷狄當與此應園囿二句從壞宮室棄田來蓋有園囿則沛多者汚池則澤多故禽獸得所依而至始也園囿地終致出禽獸來是物害以漸而深也自夏而商

堯舜既沒聖人

業是世之一治係在禹身上有不得讓者聖人最能以治制亂古今皆稱堯是極治之時而不知堯乃制亂之主何者洪水之為災子朱之不肖禹舜在下而四凶在位亦是一亂也惟堯善於制亂故舜禹並興而水則順治子則不傳四凶則終於伏罪此所以成極治之世也與

其間中興受命之主賢者儘多。但所過亂未甚大。其撥亂為治之事未甚勞。故皆略之。及紂之身。夷狄益橫。猛獸益迫。人害物害較此尤甚。故說天下又大亂。此是氣化之衰。而未得人以治之。又一亂也。周公相武王。一句是大旨。誅紂以下五事。通指相武王說。紂為首惡。故誅之。伐奄連下三年。讀伐奄除紂之助。驅飛廉除紂之幸。滅國五十。除紂之黨。三者除。則人之為民害者除。虎豹犀象皆紂畜之。以食人之食者。驅之。則物之為民害除。天下大悅。其無人物之害也。附攻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力事紂。周武王伐紂。併殺之。或問紂為首惡。誅之。不過戎衣而伐。奄必待三年者。蓋從容以俟其自帖也。不知奄本囑強之國。玩個討字。分明是負固不服。久而後定耳。此皆周公相武王以成其烈。而終文王之謨者。引書不過証之耳。不可謂大悅。以上是治功。大慰乎當時。引書以下。是治法。未垂於後世。謨以創業之謀。言烈以致治之功。言謨烈所包者。廣不止戡亂一節。咸字貫下二意。言文謨武烈。所以啓佑我後人者。無一事不

世衰道微 二節

正大無一事不周密也。要見文謨之盛。得公而彰。武烈之承。得公而揚。故誦文武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也。當時若不有周公。誰任此開萬世之太平。是世之一治。係在周公身上。有不得而諉者。

世是周室東遷之後。道是聖人經世之道。世衰道微。不平。道微世便衰矣。和說暴行有作。即道微矣。此典上文。又你不同。弑君父乃暴行之尤者。兩有之字。雖未若戰國之時。皆無父無君。然已有此事了。非一亂而何以弑父弑君為暴行。則所謂和說者。必有造一種君父有罪的說話。及以弑君父為行權之說。皆是此則亂賊復踵矣。人類化為禽獸。中國胥為夷狄。其禍又慘於前矣。孔子惧上其篡弑無已。而君臣父子之倫。大數成何世界。却無權柄在手。只得作春秋以正之。作春秋者。因魯史之舊文。而筆削之。天子之事。大要皆天子奉天道。行王法之事。蓋春秋賞有功。褒一字。而華衮之。是天子命德之事。儼然在方策間也。

誅有過貶一字而斧鉞之定天子討罪之事。溷然在筆削間也。知我罪我要粘
着天子之事一句說。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固以是罪之者亦以
是知之者。謂以片言而明天子之事。扶世教而維人紀。此諒以心者也。罪之者
謂以匹夫而代天子之事。干天威而擅大權。此議以迹者也。知我則人不自為
惡。罪我則人不敢為惡。定褒貶於既往。垂法戒於將來。非世之一治乎。湏知此
節重春秋天子之事句。正見其寓王法以誅亂賊而為治。處孟子引知我罪我
之詞。只以明春秋天子之事。而誅亂賊意已包在天子之事內矣。為下不倍。是
仲尼心事。乃註二百四十年南而之權。則孔子先有罪矣。其實作春秋是因尊
史以明天子之法。猶禹承堯命以治水。周公相武王以撥亂。其所行者皆夫子
之事。而實未嘗僭其權也。知我易。鮮罪我者。非仲尼真有罪也。蓋誅亂賊則亂
賊懼。而以誅之者為罪耳。知者罪者雖不同。而要皆有傲於人心矣。重在都有
所傲。不重在罪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傲。便不敢為亂。故曰一治天子之事。折

謂王者之迹是也。蓋西周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列國諸侯各守侯度。以奉
天子之明威。故為其史亦皆紀天子之政令。東遷以後。王室衰微。已甚。天子不
伏尊。周列國各自為制。僭亂自出。不知有天子。故其為史亦皆自紀其所行之
事。無復天子之政令矣。此亂臣賊子所以交作而無忌也。孔子懼作春秋。考文
武之憲章。而託之乎魯史。筆削褒貶。一以為準。以明天子之法。以尊周室。以見
天命之未改。是為天子之事。蓋曰此天子之政令。非若列國之史自紀其事者
也。胡氏以天子之事。謂孔子自為天子。非惟不得春秋之旨。不得孟子之言。而
於君臣之義。甚有乖焉。非所以為訓於天下後世也。

聖王不作 一節

此節禽獸也。以上斥楊墨為道之非。以下著楊墨為害之大。聖王三句相因說。
下。惟聖王不作。故無以肅王綱。而諸侯放恣。惟諸侯放恣。故無以維世教。而處
士橫議。者不由禮義。而肆口無忌也。楊墨即處士而為我。黃愛之說。即是

橫議々々與盈天下且就揚墨倡議說歸楊墨方是天下之人皆靡然從之為我六句正見揚墨非仁義之正而滅絕人道為禽獸之教正所謂橫議也揚氏之言主於為我則但知有其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誼便是無君墨氏兼愛則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路人便是無父夫人所以哀然于天壤間而得比於人數者以有君臣父子之倫也若人而至於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引公明儀之言只重率獸食人以起下文但儀所謂率獸食人指厚歛養禽獸言孟子所謂率獸即無父無君之禽獸也揚墨二句相承此二氏之道不息則孔子作春秋教天下之為臣子者其道不著充是徧滿塞是妨害此二句申解上二句意故下不是字仁義之道既為之充塞不能廓然於天下則其害可勝道哉率獸食人是揚墨倡禽獸之教以壞人心人將相食是人人之心皆歸於揚墨而陷於禽獸故相食也非一亂而何此食字要看得細蓋人所以相生相養相顧相惜只賴此仁義之良心耳良心一死通是忍心忍心易橫而難制其流之弊或凌弱暴寡或以不急之務毒民生戕民命分明吞噬之惡非相食乎豈直洪水夷狄猛獸篡弑而已哉此一亂全在人心故孟子為此懼而欲正人心意良深矣

吾為此懼

一節

吾為世道懼其食人相食之禍流於無旁聖道終於凌夷而不振故欲閑衛先聖仁義之道先聖指孔子道即君臣父子之常道閑衛也峻其防也斯道無形迹何以閑之惟極力辨是非使人人曉然知吾道之上則此道在人心方有個大閑截然城郭而森上其四維矣距揚墨三句正是閑先聖之道三句一氣說下歸重使和說不得作上揚墨是總名和說即揚墨之說淫詞即其辭之浸淫四出而蕩惑人心者也距之所以閑聖道放淫辭使不得作正所以距揚墨也作於六句反復言和說之害以見其當距之意當以作心句為主蓋心乃政與事的根本既作於心則事之與政自相因受弊矣事是君臣父子的節目政

是君臣父子的大綱聖人不易吾言指此四句說斷其害之必然也夫楊墨之害如此我今距之嚴而放之遠則人心可以復正政事可以無害而天下不至於禽獸聖道不至於大亂矣此亦一治也

蓋以三聖之心何等擔當世道者章內三個你字略有辦一是不得你起於世以誣民一是心溺於為我兼愛之說一是事徧於為我兼愛之行此一治不可你孟子自負致治只云楊墨害人心術此一大亂其氣化人事之厄比篡弒尤甚故我之開聖道距楊墨亦欲撥亂以及之治廢幾及人事而氣化挽回也便是一治意思

禹抑洪水 一節

昔者節申結三聖救世之功要顯露不得已意天下平即能得平土而吾之意兼併也想滅國五十其中必有夷狄此獨言之舉重以見輕也百姓寧即天下大悅臣賊子懼即前註致治之法聖於萬世是也三聖人身任其事撥亂而

反治蓋如此况予之所值殆有慘於昔者敢有所推托而不承哉引詩言我於為周公所膺以例楊墨無父無君是人心而禽獸中國淪於夷狄了周公而在豈不思所以膺之此不重周公只重楊墨之當膺以見已所必膺意時說多云為周公所膺則禹與孔子可知要補足三聖意以接下我亦欲承三聖事反覺相隔了我亦節正中已之非好辨亦字從三聖來正人心一句你主而正人心又以息和說為綱該行是和說之措於身者淫辭是邪說之肆於口者不可三項平說蓋聖人仁義之道本人心所固有者何有不正其有不正者邪說惑之也息和說所以正人心距該行放淫辭所以息邪說也以承三聖當粘上一氣說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而吾之反邪端正反亂為治於以上繼周公大禹之勛而明孔子之教於不墜者此吾之所以不免於多言也然則予豈好辨哉其憂也深故其言也切予誠有大不得已者存矣然三聖之道天下之公道人上得而承之而距楊墨之言天下之公

言亦人上得而言也。能言距楊墨。是立言以距之。而斥其為我無愛之非。此其
趨向已正。蓋亦慕禹周孔子之風。而與起者。非聖人之徒。而何須知此。亦是足
上意。謂以言而距楊墨。吾於人且有厚望。况身任其責。而敢自諉乎。總是明已
不容不辨的意思。而其扶世立教之功。誠大矣。歷數大亂。首是天數。次則暴君。
其亂尚在上也。次則亂臣賊子。亂已狂下矣。尚有事迹可見也。又次則邪說橫
流。惑世誣民。盈滿天下。亂在人心矣。亂至此。則有蠹根觸本。浸淫無涯之病。甚
難救過。孟子所以說生於其心。害於政事云。蓋知亂之大原。端的在此。決然
而不可易者。安得不極力以扶持之。故曰。予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能言距楊墨。徒也。名文云。彼楊墨之為言。大如背新。奇可喜。有以鼓人趨附
之念。而此一入之言也。彼去持先聖之緒論。以與彼爭。則其品格為何如。言
無論精粗。但去於充塞之字。而清淑之一。綫當使彼之走。亦有駭而自疑者。
此即見知聞之。於所藉以行。其派也。言亦無問勝負。但能於誣惑之時。破
群情之。而可斬令彼之徒。亦有窮而思悔者。此即大書特書之。筆所憑以傳其神也。

陳仲子豈不

全章

此章重一義字。而斷仲子之惡。能蕪全在癡倫於不義上看。固是直冒然。所
刻字伯夷。字有說乎。曰此伯夷。遜國采薇首陽。他尊父命。重天倫。而苦節。正是
合義處。陳仲子有母有兄弟。當及世祿之胄。同居共食。何義如之。而何必不居
不食。為此不情之行也。矯情苦節。使人上必棄倫以為高。何以為訓哉。故公叔
文子不言不笑不取。仲子不食不居。皆是不近人情。故孟子深斥之。如此全
重仲子。惡能蕪句。蓋由於不能充其類耳。巨擘是先揚後抑之詞。不重糟食之
李。是物之所棄。見無求於人意。故下文以蚓承之。匍匐往將食之二句。根三日
不食。來將取也。不然將然之將。作夷盜跖借來形義不義之辨。未可知以究所
從來言。此只因下文駢上等。皆是究所從來而不居不食。故孟子以此意先啓
之。全章總是究所從來。為一篇病根。此家與萬鍾等意。皆是形一義字。他日端
是良心之萌也。重思母一邊。辟兄離母。須串着。惟辟兄故。因而離母。仲子一生
只是怪兄而逃。其僻如此。是駢上之肉。不專是反詰他。見得此肉當食亦嘗。

何必相嘲是亦義之所在無非提醒他以致感悟之意充其類充不食不居
類也不是充類至義之盡之說一槩不食一槩不居方是充類方是能應仲子
不能故必引而後可也



